

聖

綏寇紀畧卷四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清河弟

叅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朱陽潰

崇禎八年秋七月初五日告敗疾置聞時慶陽之寇乘勝傳烽下火照西安城中臨鞏平涼諸賊又十四五萬我師如左光先張應昌等皆遠在漢中檄徵未集曹變蛟裒文詔散卒鳩他將見兵隸戲下者纔二千餘人不復能軍承疇張疑設伏力遮涇陽三原之

衝埋根決戰賊見督師之不可動也乃由耀州走朝
邑渡渭入華謀突潼關承疇以十五日次華州賊復
由朝邑折而北奔澄城郃陽而全營混世王等聲向
渭城承疇晝夜馳于十七日入西安漢中諸將之兵
亦至張全昌兵自清水汧鳳已議衆擊賊奄至西安
東偏我兵疲未出詰朝恐賊之東逸也先令張全昌
曹變蛟儉道走渭華格其前承疇親至紅鄉溝遇賊
游擊李效祖栢永鎮力戰賊始卻登山陰規越關而
下承疇從藍田取山路出其背擣之二十二日賊覺
遁商雒山中承疇又命張全昌趙光遠提兵三千截

潼關大峪口遊奕及闕鄉靈寶界其耀州之賊已破

澄城

澄城知縣毛昂霄初任公

圍郃陽不下承疇還

師救之始解去趨平涼邠州承疇留勦澄城宛醜兼

顧商雒欲追擊無兵可分上書言狀朝廷加曹變蛟
副總兵示激勸厲軍鋒而令延綏總兵王承恩以五
千人受號令益甘寧兵五千鎮葭二千收回蜀兵九
千蒐卒乘補士伍以會督師之乏絕軍勢幾于復振
夫襄樂湫頭雖敗于中靈陝鄖津尙堵于外豫楚完
守賊未能越軼堵勦之局猶可得而收也而尤世威
徐來朝之潰聞矣世威先守蘭草之隘徐來朝守南

北朱陽關為犄角朱陽關即古函谷漢武移其守于新安斥故關為弘農千百年來嶽盜既闢民人之所走集百二之險蕩為蕪庚包原陵藪澤而為守千里連營兵法所忌謀國者莫之戒也徐來朝兵首變強令設防比賊至跳身遁一軍盡亡天津營楊明相領潰兵奔入左營徐來朝不知何往尤世威經時暴露師大疫二十八日猝遇失利世威與游擊劉肇基羅岱皆扶傷其眾左次自潰八月二十七日賊在索峪河係河南盧靈交界尤世威于二十六日帶傷回盧頭傷一刀面臂中箭劉肇基右臂中一箭賊遂越盧氏奔永寧豫撫玄嘿侯代未謝事八年六月初十日部覆玄嘿革任侯代徵左良玉自內鄉陳治邦馬良

文等自雒陽援盧氏維時楚撫已改盧象昇由鄭撫改任

而尙嵐道宋祖舜為郎撫許成名于七月解任用秦

翼明為湖廣總兵郎撫以翼明之兵邀于豐陽關隘

賊不得過監軍道苗祥土率川兵營副將賈一選周繼先與賊在豐陽關連戰又豐陽後有小徑罩川口可通鄖西郎撫發游擊周士鳳率兵六百

人守之秦翼明乘夜架梁絕壑透入賊營后山連破青崖河吳家區袁家坪三處

斬一百四十九級賊始退又轉出朱陽分為十三

營于靈寶號數萬南光祿卿陳必謙為豫撫必謙以六月片

秦而憂豫且憂江淮河北之為豫楚續也召諭戶兵六日拜

二部以淮撫兵二千三百楊御蕃兵千五百扼南畿豫撫命

秦而憂豫且憂江淮河北之為豫楚續也召諭戶兵

要害護祖陵以董用文兵五千走彰懷倪寵兵三千
牟文綬兵二千赴齊豫之交相機調遣劉澤清推孤
山副將未行令暫防曹濮馬爌移鎮潁亳陳洪範所
募健丁三千護陵又以龍固關叅將李重鎮兵四千
遼東總兵祖寬兵三千先後馳援河南念秦寇在商
雒者入豫餘數十萬尚在涇陽三原洪承疇勢不能
舍秦入豫命楚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
湖廣等處軍務用道臣干豫則戴東旻于楚則苗胙
土于江北則史可法為監軍其承天兵三千屬巡按
御史余應桂居守如秦寇盡入豫則承疇勦西北象

昇勦東南如賊復入秦則象昇入關合討初老獍獍
久伏商雒整齊王掃地王蝎子塊後至共出關其留
秦為闖王闖將二股于是知其中李自成為特勁云

闖王西走武功扶風闖將東走富平固州其眾各七
萬承疇兵止九千人馳赴蒲同東勦而闖王西走無
兵可追官軍關山一戰同州再戰各有斬獲乃折而西闖王闖將合為一八月初五日秦

賊李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躋昌初七日張應昌左
光先與戰斬四百四十九級獲其軍師劉某李自成
遁歸涇陽屯醴泉之石鼓趙村別部屯七里原為淳
化耀州交境十四日官軍乘夜渡涇河于王橋頭被
賊小挫二十四日賊將高傑不得志于自成竊其妻

邢氏以降游擊孫可法挾以破賊

在富平馬家村乘夜出奇殺賊二百

取立效為信豫撫陳必謙于二十日始受事是日豫

賊攻中牟二十三日賊抵開封入其郛俄遁去攻長

葛鄆城扶溝其令皆秦人能完守再攻鄆陵鄆陵故

大司馬梁廷棟邑里也告急趨兵援之二十六日左

良玉敗賊于鄆陵之張橋偏將李雲程馮良文敗之

于彭祖店賊自鄆陵敗後趨西華商水焚沈丘豫撫

所遣將陳永福從鹿邑遮擊賊分為二道一走項城

由上蔡入江北之太和一走潁川蒙宿而太和之賊

合之淮撫朱大典與巡按御史張任學以楊御蕃兵

專護陵而令游擊朱子鳳援太和楊振宗援蒙副將

劉良佐援懷遠九月初三日秦兵追賊于渭南臨潼

間賊退走逐之賊恃眾還戰承疇督麾下苦鬪大敗

之初六日豫賊自嵩華趨郊禹攻密縣知縣苗之庭

敗之城下李重鎮頓不進事緩用解圍奏捷

李重鎮者司馬

張鳳翼私人豫撫陳必謙遣之援密以五日有半行

二百三十里至密圍解已三日推官湯開遠促之追

勦去賊營僅十里兩日不動第三日發馬撥八十八名

殺賊五人擒二人離營二十里密邑村落為空自鄆

城至汝寧以六日走百八十里逗遛惟怯如此司馬

反謂必謙為吝賞為苛求云○上以豫撫疏召對閣

臣文震孟等議撤尤徐病潰之兵以省餉司馬欲留

尤徐之半豫撫令全撤徐兵而尤營僅撤病兵留千

二百人以尤將劉肇基羅岱領之若津兵則聞賊便

奔一查便噪徐來朝劣而貪兵月糜餉八千餘金一

撤而中州禍根拔矣左良玉踣賊于郊之神屋山賊連營數十

里番休更戰良玉收其卒而止趙柱被困幾不脫初

七日江北賊與朱子鳳所領廟灣兵五百人遇于懷

遠之龍崗集子鳳力戰死之劉良佐楊振宗能卻賊

官軍亦傷不利十一日豫賊于潁川南召集編後渡

淮陳永福追及之我師大克賊不得濟豫撫以潁上

陵攸係故別命永福是日豫賊攻信陽州官兵敗之

出鏡二百餘里堵禦于北關及中山舖斬三百級百戶葉正芳力戰被執罵賊

死二十日秦賊破扶風殺知縣王國訓二十一日豫

賊恨密令再破之城下謀必殘其城城庫而土惡攻

圍三晝夜令乘堙殺賊三百餘人河南府監紀推官

湯開遠趣左良玉自郊援之乃去左將騎湯將步是

其勞與武臣同月豫賊自光羅趨黃安麻城自麻城趨羅田西犯蘄

水楚撫盧象昇以九月初九日聞總理命初以全楚

至客兵一萬八千人分之以三千護陵寢一千六百

人守鄖四千四百人備襄陽光化其援隨應孝感則

算兵千五百人叅將馮時早領之援麻黃蘄州則算

兵辰兵二千人都司周元儒領之鎮臣秦翼明川兵

四千算兵一千駐隨棗而象昇自率楊世恩雷時聲

三千人赴光山羅田迎擊十月象昇至羅山再檄李

重鎮陳永福入楚而整齊王從信陽走孝感應山其
 衆特盛象昇命李重鎮雷時聲陳永福以六千人自
 羅信而南楊世恩鄧祖禹以二千人自麻黃而西秦
 翼明周繼先以五千人自棗隨而東夾勦或告以宜
 急趨宛洛者象昇曰賊大勢在豫而前鋒皆向楚吾
 不能舍楚而示賊以瑕也楚按余應桂疏日秦督新
 謂楚豫暫寧也今賊在汝汴楚疆震隣即之龍駒寨
 告急汴賊駸駸從魯召唐汝入境撫臣屯棗隨護獻
 陵門戶臣亦發郢兵出屯三里峽之松林寺香花園
 創設關隘扼守若遽調軍兵五千則隨棗不能軍而
 臣之力孤矣總兵張全昌降于賊初承疇遣全昌與趙光
 遠截大峪口也兵大囂殺掠全昌亂兵入棗
 澤縣劫庫殺人豫撫請

急援盧氏不應光遠擅歸秦至是全昌值賊蝎子塊
 等于穎之瓦店集即潰爲所縛脅之共攻蘄黃黃梅
 之賊由宿松入潛太應撫張國維檄許自強救皖操
 江王道直以水軍爲游邏安池道史可法入潛山之
 天堂寨窮搜捕豫賊掃地王等別自霍山趨英山分
 掠潛山宿松太湖英霍舒城皆陷應撫于皖屬邑募
 土著二千人爲久戍是月遼東總兵祖寬勒兵至豫
 豫撫陳必謙推官湯開遠引之同左良玉抵靈寶官
 軍剪賊于靈寶六十里之澗口焦村焦村即朱陽關
 地也必謙書云三年以前流寇尙畏官軍邇來勢益
 強熾有伏路靜聽以防襲殺有前撥倒撥左翼

右翼以備策應收一壯丁即給一良馬授以美妻一人逃出即殺其管隊一陣退縮立置之重典故人皆為盡力賊聯三大營待秦賊至而逞秦賊李自成在死鬪

乾州陣失其弟詭乞撫于監軍道劉三顧三顧知其譎弗受真寧知縣王家永被給見執豫賊陷盧氏知縣白楹自刎死十月二日秦賊李自成為左光先擊之于高陵富平間斬四百四十有奇十月九日是月秦兵于渭河南北三擊賊共斬千餘級秦賊闖王高迎祥自華陰南原絕大嶺夜出朱陽李自成亦東走左光先追之失利曹變蛟提刀陷堅戰甚力十一月朔秦賊悉其眾薄豫之闕鄉蓋秦賊至是凡三出朱陽關

惟自成最後別股已下淮楚而張獻忠等久盤踞靈

寶迎祥自成與合左良玉禦之靈寶東祖寬禦之靈

寶西不能支祖寬兵以十一月朔晚刻入闕鄉城而賊大衆踰閿趨靈左良玉棄大營來靈

欲與祖寬合勢七十里間被賊隔斷以初四日早據城外高坡為營以禦之賊伏精騎溝中誘左軍左持重不動遂馳驟東下左軍自寅至申尚未食又與祖營隔斷故不能追賊賊于是日晚從陝城破垣突入矣初四日陝州陷賊以初五日賊東下雒汝汴皆空

虛金光宸檄牟文綬之兵溯歸入汴豫陳必謙監軍

道戴東旻分率左祖二軍兼行救雒賊已攻雒聞兵

至而去高迎祥李自成走偃師鞏縣張獻忠走嵩汝

左良玉出雒追迎祥自成撫臣領李雲程等督左軍祖寬分擊獻

忠救汝 監軍道戴東 十二日祖寬敗賊于嵩縣之九

阜山 祖鎮于十二日向汝州將至佛店探得賊辛店

葛家莊時當四更督副將祖克勇街枚疾馳黎

明遇賊祖鎮身先士卒躍馬砍入賊整齊王逃奔九

阜山險阻不下祖乃伏二軍于山溝偽退而誘之賊

果以三股從山脅 十四日又與劉肇基羅岱大敗賊

而下伏發大捷

于汝州之圪料鎮 監軍分巡河南道戴東旻報攻靈

破陝盧之賊于十一月初五日抵

永寧長水張村東旻親督劉羅朱李官兵與之相持

數日于蘇羊斬二十八級○劉羅二將自蘇羊敗賊

後再赴汝州賊果至汝為二將擊回而祖軍適至于

是劉羅擊賊之後祖兵擊賊之前圪料鎮在楊家樓

地方一名茹家廂十六日委官勘驗賊屍山積約長

二十餘里北至楊家樓南至樊家坪東至靈官廟西

至李家樓除已經割級九百一十 先後擊斬一千四

有二未上首功者七百四十有三

十七級俘八十四人中朝以汝西之捷為戰功第一

獻忠憤遼兵之再勝也糾合迎祥自成等聲攻雒陽

報圪料之役以二十日與祖寬遇于龍門白沙設為

數軍以牽綴前行伏起衝我師為二寬身自斷後鬪

士無一不當百自晨接戰至夜半卒大克之而左營

別將有宜陽黃澗口之捷左雖不在行其指縱力也

盧象昇見楚氛小定聞汝雜急倍道而前歷鄖襄宛

葉馳千四百里以二十五日入汝命李重鎮雷時聲

于城西三十里連戰二日飛矢殪賊千餘人斬一百

七十七級 十三營大賊有精騎五六千四山賊有五

萬其日狂風大作楊塵叫噪官軍植立不

動用砲攻打馬丁施長弓勁弩直前撲擊戰正酣內

丁都司米文進從賊中冲殺而入賚汝州知州伏見

龍所運糧糈至士飽蓋秦督自亡曹艾二將張全昌

益奮賊死不下千餘功陔減各軍鹽菜銀兩以致

叛張外嘉為其下所殺軍變建功逃而外王承恩以十月從延綏至十月十

以兵至西亦未肯效命威望稍損理臣新受事為天

子誅不服有清中原之心其在汝也馭羣帥甚有紀

以楊世恩雷時聲兵合之祖寬營羅岱趙柱兵合之

左良玉營而劉肇基朱三才兵汰不用罷周繼先舉

鄧玘所遺蜀卒隸之他將秦翼明用逗撓被糾責後

效象昇曰秦翼明疏請援郎臣壯其志既而寇突豐

變事功及聞曹文詔陣亡尤世威挫衄遂談虎色

猶然烏獲孟賁也但其性行純謹尚可鞭策後效余

應桂疏曰秦翼明擊蝎子塊則不前援獻陵則后至

十月十六日以後一戰于蔡陽舖算將劉九思敗之

喪卒二百再戰于唐縣鎮部將孫振武周繼先之兵

復潰鎮臣皆不以實聞比之舊帥許成名更為不及

軍令一變所至輒有功十二月高迎祥李自成從魯

葉窺光固初九日陷光州之南城十六日象昇次信

陽尋敗迎祥自成于確山斬五百六十四級確山之

功也余應桂疏曰理臣盧象昇與闖王相遇既敗之

于汝州又敗之于確山賊距楚已遠而後來之大賊

又復自桐栢唐九年丙子正月先是上以寇未平齋

居武英殿素服減膳撤樂象昇率諸臣于元旦表稱

臣等暴師經年不能摧殄寃醜貽君父宵旰憂罪萬

維臣陳必謙臣李懋芳臣甘學濶臣吳牲臣王維章
臣宋祖舜請大駕還宮御常服嘗法膳臣等誓捐軀
命為效上優詔答焉象昇又自為奏疏畧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

後增兵無人不落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時時寓有危形况請未必敷致卒從賊而將為寇是八年來絡繹而請之兵反樹賊黨積累而用之餉適資盜糧也極言督理宜有專

兵有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督薊遼關寧之兵

屬理山林奔竄騎兵不善扳緣再調川草滇黔兵便習險阻者一二萬佐騎兵所不及每月

需餉銀各一十三萬而聽承疇辭三邊象昇辭全楚

所在撫臣不得以一方有賊輒求調援分督理之兵

餉各省直撫臣俱有封疆重任一處有賊一處求援一處需兵一處求調不應便成吳越分應何以支

持夫粉飾太平尚可調停遷臺諫毋從中苛求俾臣

等不能專心辦賊不問事之難易不顧人之死生一味求全責備在識力不堅者必致

因人以自餒不肯向前即清白自矢者亦且避忌而

灰心從何展布又云中外勿惜浩費有司毋憚苦難

各省直毋吝餉金諸紳士勿事橫議大家齊心合力

效順除兇待賊悔禍乞降再議散遣安插然後輕徭

薄賦卹死甲生保固元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

戰法無守法其言切中事宜論者避之因糧輸餉實

發之以報國大計不得詔起左通政王夢尹為楚撫

如理臣指十七日李自成攻廬州太守吳大樸知合

肥縣熊文舉堅守賊不得下南樞臣范景文遣池河
提督杜弘域大將文往救二十四日圍解李自成連

陷含山和州和太州也賊以數萬騎仰攻夜半怪風作城上火盡滅守陴者不能立賊乘以入知州黎弘業州人御史馬如蛟教官康正諫運判馬如虬生員馬如虹皆死操江臨淮侯李弘濟遣其將薛有年援和以遲發賊已破和而北有年中道失勢遂敗謀者云賊將據浦口江浦二邑以謀渡江職方郎錢位坤趣戰都司汪之斌以七百騎與賊鬪神機營都司徐元亨先軍滁州聞之斌急移營救之元亨戰歿之斌負重創賊圍江浦應撫發其將蔣若來助知縣李維樾繕守賊登若來膊諸城上又縋而下與之角矢著

其頰左臂傷裹而還戰賊已退復來更與陳于王同

捍蔽攻圍九晝夜疾鬪得無陷李自成圍滁州連營

百餘里盡銳攻城將穴西北門而上賊之攻滁州也城頭火礮交發

奪其雲梯焚之賊死無算賊掠村落婦女數百裸而淫之已盡斷其頭環向堞植射倒埋露下私以厭諸礮城上燃礮礮迸裂或暗不鳴城中遑遽邑紳李太僕覺斯命取民間圍諭亦數百枚如其數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礮始發賊乃大創盧象昇在西沙河聞警遣祖寬羅岱

祖克勇乘夜疾馳平明抵滁賊分其騎來戰兩軍相

擊日出至晡時賊始北我兵從城東五里殺至關山

之朱龍橋橫尸枕藉水為填咽不流象昇自引楊世

恩之兵從定遠至躬援枹鼓大呼直前搏賊時淮撫朱大典

亦引其兵至賊披靡斬級六百七十有八奪獲馬騾無筭其奔驟而死未割級者自城東至朱龍橋關山守滁查驗一千二十有四其沒溺濠塹者不在數中

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開城門勞軍其下謹呼曰我徒更生微救至者殆矣賊北走鳳陽礮卻之

十二日焚正陽鎮過河攻壽州不能破邑紳御史方震儒捍禦之力懷寧無城殘之漕撫朱大典以劉良佐苗有升等

戰蒙城之陳搏橋所殺傷相當餘騎奔穎霍或趨蕭碭掠靈壁虹縣窺曹單劉澤清防河不能渡賊走考

城儀封而西其大賊走亳亳州知州葉景先同守備查應才二十日有盧家廟之復折入歸德永寧豫撫陳必謙檄總兵祖大樂壁

于歸德要之先是祖寬滁州一捷大樂自恨勿如其

麾下吳寶二將者偏師挫賊于白龍廟大樂怒其

貪小獲為已功罵曰豎子不報我待大軍至而覆取

之耶我無所用汝叱使去二將大恚走數十里道逢

監軍監軍道王繼謨訴曰我何罪監軍顧左右筮豆秣其馬

慰曰賊旦至候大軍戰僂而助為擊帥必喜有功何

慮不見禮如初二將悟揖而去徐驅至龍山之穀熟集遇大樂與賊戰大勝穀熟集之勝為十九日追來二將以其屬逢迎急擊賊號呼走曰何處來此鐵帽子軍六家大寇漏刃破膽竟全開歸焉二十七日賊走汴梁陳

永福從歸德秣馬馳一百四十里及朱仙鎮過河日
 天大風賊不虞官軍至蹙之武穆廟中砍一銀甲賊
 或云闖王非也二月初二日賊攻密縣不利走登封
 初八日王進忠周維墉敗之于登封郟城鎮賊走石
 陽關與伊嵩之賊合故總兵湯九州從軍自效以千
 二百人由嵩縣深入敗歿左良玉從宜赴嵩與九州
有夾勦之勢不意良玉中
道過歸九州以孤軍殺賊大勝窮追四十餘里悞入
深崖賊數萬據險攻圍九州見勢不敵乘黑移營為
賊所乘賊一走裕州一走南陽知南陽事何騰蛟設
以敗賊一走裕州一走南陽知南陽事何騰蛟設
 守有方畧必謙驟兩晝夜以十六日至南陽賊在安
 阜山下騰蛟具糗糧必謙中夜擊鼓起陳永福陳治

邦于帳中啣枚傳賊壘收禽挾囚還而象昇由葉向
 裕祖寬祖大樂羅岱等大戰于七頂山殲李自成精
 銳幾盡闖賊精銳馬賊七八千在滁州朱龍橋淪死
殺死者二千又以登封朱仙鎮楊家樓七頂
山連敗死逃畧盡以去冬攻光州時氣焰比
之江北折入豫中強弱大不相侔理臣力也十九日
 象昇至南陽誓衆曰我逐賊至此諸君努力無令得
 逸命祖大樂趨唐縣新野備汝寧祖寬趨光化備鄧
 撫臣提親軍繞出鎮平而已建大將旗鼓由正道期
 至鄧州進取使人告于襄陽曰賊疲矣東西攔截前
 阻漢江可一戰擒也楚撫夢尹鄖撫祖舜慢弗應漢
 以南無一兵陣而待者賊于三月從光化之羊皮灘

雖入鄖襄其在內浙山中者大小共七營尙二三萬
 象昇移軍搜討騎兵利野戰不利阻隘率之入山驕
 不用命祖大樂之兵强于祖寬其人稍恭謹兩家所
 部皆緣邊鐵騎又養曳落河爲摧鋒號闖而狼戾二
 將常倚以立功寬部五百人方過河噪而逸其在大
 樂軍者一千二百飲食嗜欲不與中土同非可以法
 令使也往者官軍多秦人臨陣以鄉舊相勞苦拋生
 口棄車重卽縱之去邊兵不通語言交手卽殺然所
 過蕪廬舍淫婦女恃功不戢又見賊遠竄淹旬朔未

可定自以爲客將無持久心

將吏俱買香扇作親識人事全無殺賊意象

昇諭以朱龍橋穀熟集之勝宜勉竟大功始俛而聽

令進至黨子口仍按甲不動與素恇怯之李重鎮同

跂踵思歸四月朔王進忠一軍譁于三峽口羅岱劉

肇基之兵多逃追之則彎弓內嚮

因祖氏羅兵被汝陽上蔡官兵斬獲

幾盡劉兵被河北道發砲打沉一船

因此少定然諸軍生心幾成不測象昇上言入山

搜捕之難豫楚大山綿亘密箐深林馬不能進賊抵

突榛莽出沒無端我兵攀木踰崖日行三四十里車

驢不能饋餽人負米二斗踵兵而往十日糧盡遇賊

勝負未可知以千兵入需千人運萬兵入需萬人運

過期則兵夫同歸于盡矣可出臣章與有識叅之

議浙州通鄖襄江口恐透販濟賊宜禁絕運船豫撫
馳書總理乞撤楚中通運但禁私販龍駒寨南華不
宜并禁浙川絕上初聞中州累捷甚悅既知祖軍殺
官兵咽喉也

良抄奪諸部上怒下璽書鐫責曰即如是賊何由得
平樞部以豫士大夫苦客兵也乞練鄉兵代之天子
下其議象昇曰賊皆百關邊兵驍悍僅能克之宛雒
蕭條若用土團即販區病坊傭保小兒耳毋乃貽賊
嗤靳乎苟求其便祇應充拓至兵募壯丁買馬費百
億以上從何出其說遂訕不行豫餉奏請日急屬城
殘敝早蝗少穀以思歸之眾牢廩不給持矛相詬厲

譌言匈匈在事者外憂寇內憂兵不得已建祖寬李
重鎮入關討賊之策蓋資秦餉安邊兵非中州殺賊
本指也廼承疇亦以為請其六月十一日疏曰賊之
在秦者闖將可三四萬過天星滿天星可三萬混天
星可二萬臣見統馬步官軍合之川兵無慮二萬人

承疇以正月在臨潼渭華將入秦大賊老狷狷闖塌
天蝎子塊等屢次勦殺俱從峪口遁逃乃定計專勦
闖將臣以今年二月追闖將混天星二賊起澄城歷

韓邵過宜雒循鄜延入環慶涉寧夏固原界揚武乎
海喇都西安州隃香山一日數合鏖看透山下所捕
斬鹵獲已累疏報聞其過天星滿天星伏合水真寧

山中潛出高陵三原焚掠臣在萬安監聞之回軍南下而于混闖則分命諸將緝之混賊狼狽逃于萌城至延綏再與闖合過天星滿天星在西安以假撫肆搶臣追及之于中部破之四賊遂糾結西奔謀犯蘭州河州臣檄左光先與甘肅總兵柳紹宗并力于乾鹽池大挫其眾賊怖懼乞降撫臣甘學濶監軍道臣劉三顧因加慰納延綏賊藪同惡膠互逋逃歸之者首尾不絕臣固策其必變續被四月二十八日詔書允樞臣奏命職方員外郎包鳳起頒告赦令賊猶不悛放兵自如今且以叛告矣此未出關之賊官兵得失之大畧

也若闖王闖塌天蝎子塊等自江北河南敗後經鄖

襄以趨興安漢中臣遠在西陲聲援不接承疇時在同官以

五月五日選趨敢三千三百人授之柳紹宗由畧陽

赴救自同官羅州前往武功鳳翔寶雞鳳縣徽州馳赴畧陽漢中夾勦又發兵一千餘名飛馳徽州

畧陽兵此十數萬賊亦非三千官軍所能掃滅而老

獍獠整齊王等見在永寧盧氏山中賊在秦之商南維南山中約一

二萬欲從商雒透出藍田西安雖有川兵五千扼險道岐多襟防勦為難臣所備者多分

額兵歲有折耗不能分支軍以往計理臣憂邊兵入

山道險乏食而楚疆卑濕卽調遣亦違所長惟關中

平原曠野此用騎之地關寧兵雖疲餘勇可鼓願以

祖李二將受臣節制與理臣合力辦賊惟明詔博諮
公卿以時聽許當是時賊大勢盡歸秦闖王高迎祥
蕩拆漢南自冬徂夏道臣樊一衛一衛調守備唐通
大同以遷調行天雨壞城瑞藩幾不守李自成踞
南山險隘穿商雒間走延西官軍敗績于羅家山失
亡甚多自成謀于綏德渡河入晉爲定邊副將張天
禮所持不果延綏總兵俞冲霄徂于高粱之捷五月
十四日以三千人戰安定中賊伏以殪延撫高斗光
不能救鎮兵精銳殲焉過天星之叛也侵綏德襲安
定執華亭令郭養民奪其印釋之謀入山西涇河水

漲不能渡登黃鹿山乘高叫噪聲振通谷距巖關不
百里承疇以追賊東還于五月二十八日出關與象
昇會而定議旣同拜表不及俟報用便宜先遣祖寬
李重鎮二軍隨秦督西行而象昇計豫楚諸將惟左
良玉差強其衆率中州人故獨得久留寔亦驕忼難
用因以孔道與代其偏將趙柱令駐靈寶防雒西左
良玉與羅岱駐宜永防雒東祖大樂未行分其軍駐
雒汝就餉并邊內浙逗出嵩盧之賊而用陳永福守
吳村錢繼功守白亭周維墉守花園關以專備內浙
部分定而襄陽告警矣賊之由羊皮灘過也漢江春

淺均州之沙陀營耶之舞陽河陝西之洵陽白河偷
 渡均州宜城穀城上津環山皆賊竹山知縣黃應鵬
 竹溪知縣魏鎮安鄖西知縣劉伯元各遁秦翼明以
 步卒逐賊于南漳深入山中轉戰浹旬不能一大創
 均州土寇為嚮導焚武當太和宮會于襄陽楚撫王
 夢尹不能制象昇議入楚會勦進軍雒陽待發其內
 浙搜勦專委之豫撫陳必謙六月混十萬等從山中
 直薄浙川此時黃河吳村尖角梳洗樓黃裏瓦屋半
 川巡簡司板橋一帶俱賊屯聚以傳砲為
 號一股由花園關犯內鄉一股由陳永福以初九日蘇
 由板橋一股由黃河竟犯浙境混十萬老獬并新
 來整齊王等十家死
 家溝大戰十八日襲之于開谷

賊自蘇家溝大戰後盡移江南依山為勢據水作險
 自東西開峪任起直至鄖陽地方亘長百里○賊在
 開峪高山歇涼我兵暗渡都司錢繼功等從西山口
 進參將江撫等從東山口進時直二更兩路齊上賊
 奪路墜崖敗賊因人多糧
 走南山去訖二十四日襲之于清泉山賊因人多糧
 少徙東南就
 食潛聚白亭清泉山永福由鳥道暗遶清泉山谷左
 右藏匿夜深襲之賊驚遂拔營分三股往東南而下
 明日又破之于興化寺賊一由江北張壑店一由西
 北種子坪一由江南朱家扁
 來犯內浙三鼓俱到興化寺前永福分其軍為四路
 邀之從中截斷伏兵齊出賊死戰自夜至二十六日
 午時首尾不能相顧逃賊既不得志于內浙畏象昇
 入東南深山樵谷一帶

駐黨子口不敢東下天雨糧絕于淤村縛筏謀再渡
 漢江為永福所覺擊之半濟遂遁入山中賊混十萬
 不沾泥黑
 虎搖天動張妙手老獬等營于淤村黎明半渡我
 兵伏發賊一半仍奔回東南大山一半入東北山內

○窺浙之賊係老獬混十萬等七營眾三萬陳永福以二千餓疲之卒與之爭衝四十餘日副將王進忠游擊周維塘坐守內鄉糜餉數萬去浙川百里而近畧不應援

提兵入襄陽賊聞之從浙川以犯汝雒內地八月豫

撫必謙以初四日移軍唐泌舞陽撤左良玉陳永福

兵從汝裕反顧根本會象昇因京師有急入援初六

日由泌陽轉趨確山衝西平口而出汝寧賴以無患

賊苗頭已拒舞陽去汝寧之西遂咫尺以良玉永福

此遂折而并奔許鄆東北汝寧得無恙

兵尋抵汴梁大賊仍遁登密其道舞陽者為楊四所

敗楊四者舞陽土寇也與確山之郭三海為黨其部

最强大梁道中軍尹先民招之勸以殺賊自續北吳

渡之役殺賊至二千餘人然其心未可信也舞陽楊四據九

曲而泌陽人郭三海據平頭塚在遂平確山交界遂

平侯馭民秦至剛與之合至剛結營槎枌山頂與三

海賊巢相通它若舞陽間之張顯明裕州之張五魯

山之何孟魁等皆踞險為塲壁擁眾以萬計楊四狡

且強逐莊派糧遍地勾丁圖大舉以鄆城有河為之

阻乃與羣賊會謀槎枌山期先取鄆城鄆城知縣李

振聲與大梁道陳睿謨所遣中軍尹先民合兵夾勦

七戰七捷楊四乃以七月二十九日乞降侯馭民以

遂平縣鄉兵西平千總劉洪起等各有所斬獲脫身遁

泌陽知縣李蕃長于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合

確山西平汝陽之兵圍秦至剛於槎枌山至剛降郭

三海不至至剛以為其姪郭鎔所阻乃先取鎔首以

獻侯馭民逃至上蔡以八月初四日自縛而郭三海

亦于十一日挈其兵二千人歸命先民說楊四以殺

賊自贖八月初六日流賊至舞陽之北吳渡楊四夜

發兵大殺一傳遣陳百谷持首級三百獻功口稱殺

賊二千餘人是役也先民之功居多云○泌陽生員

樊以屏散財募鄉兵逐賊頗有功浙川生員李宗理

受受紀畧

能以鄉兵會同都司錢繼功在小水河逐賊左良玉

時長葛鄆城密縣葉縣諸令皆有殺賊威名

以二十八日殺賊于登封之唐莊唐莊官兵深入自

餘陣賊從大小金店西奔唐莊官兵深入自

賊于郊縣之神廬街陳永福以十四日由神廬街之

野豬峪進明日大敗之于高家坡掃地王授首孔道

興以十七日于葉縣之獨樹單騎提刀逐賊賊在郊

山野豬峪敗後渡河越澗由魯寶走葉縣官軍以十

五日從郊縣襄城馳赴葉縣繞出賊前十六日抵葉

縣進發賊已拔營南走十七日辰時追及于離葉縣

之收兵暫歇裕州唐河後坡兩戰亦先登唐河即唐

八日賊從泌陽之繞涼店遇唐縣孔道與李守業

乃追至後坡周家寨勝之左良玉以十九日敗賊于

田家營斬獲頗眾田家營在唐縣之間左軍于二十

有斬獲追至倪家岡收軍左良玉敗賊于大石橋

羅代車登科敗賊混十萬于羅漢山又渡河追擊皆

係唐河勦自九月來各營斬級一千有奇而秦中新

至蛤蜊圓一股與混十萬合營謀引荊州闖塌天等

北渡大逞賊以八月朔內犯為老猢猻混十萬整齊

王興世王等三小營共為七營今張四一營為楊四

斬殺幾盡掃地王死惟混十萬馬上精賊多整齊王

次之老猢猻多權譎羣寇奉為謀主因屢敗憤而殺

其管隊四人退入內浙謀掠鄖陽上流江船渡鄖襄

力下山大戰我兵如祖寬李重鎮入秦非其本意

選騎半抽以勤王營中壯士好馬隨其子奏請功次

輒為部議所格陳德赴總理標下勤王捷過賊不過淮河

保宛陳永福南召集之捷保梁宋南陽安有缺缺心舉止自擅于撫臣不相承稟而楊

疾陳曰臣區區一身內無同心之助外無片甲之援

九年新餉不許動支內庫折色地畝均輸盡歸督理

臣提軍所過郡縣不能供頓叩頭請士馬無淹久三

軍為之氣索事勢如此臣能伸兩臂捍賊耶八月初四日上

念勤寇官軍離家日久地方荒涼衣食棲止必多缺

乏失所况天氣漸寒深可軫念着兵部發問金三萬

兩忠勇營差官分解督撫未幾必謙為巡按御史楊

軍前量兵數酌行犒賞

繩武所劾

老狷狷張四偽乞撫于內鄉知縣艾毓初

石澗池一帶必謙謬許之俟兵集而後合擊初不以

為信也副將王進忠者收賊武成文為心腹成文姪

與婿俱在賊營賊一條龍因成文以撫誘進忠入賊

營而殺之巡按楊繩武以輕撫泰必謙而罷○必謙

奉旨解任回籍在與鄖撫祖舜皆以不稱罷用兵部

九年十月十二日

左侍郎王家禎湖廣右叅政監軍道苗祚土代之自

象昇歸朝關兵回鎮賊亦大舉入秦中原不以殄寇

為事廷臣屢以為言上念總理難其人顧視諸大吏

無可屬惟家禎初仗鉞疵瑕未露即令豫撫拜焉

外史氏曰以余所聞洪承疇貌不踰中人苦身勤職

士卒問所疾苦杆水乾飯與下共之得秦人之心嘗
倉卒裹糧弗及貸之手民民爭投釜鍾爲滿有一老
婦蹙蹙不前仆于道人問之曰我爲洪軍門送乾糲
來也象昇生長江南特以氣聞負膽決便弓馬臨陣
用麾幢自隨旁覘他騎距躍輒上奪其刀便以擊賊
好輕身獨將所親信棄大營趨利自其守大名跳軀
臨洛關瀕于死者數矣此兩人雖儒生苟獲盡其用
豈出威寧新建下哉中樞責承疇以分兵曰督師兵
七萬三千以三萬人分豫楚隘口而尤世威徐來朝
以之潰逃以二萬人分三秦各郡而曹文詔艾萬年

以之敗屺固也今使承疇不分兵不守險此七萬人
皆帥以自從將中原不瓦注乎各撫不束手乎秦地
之險遠者不甌脫棄之乎卽不然豫楚諸路撤防盡
以壁于朱陽關蘭草隘而靈永以南鄖津以北其何
以禁賊之無闌出也承疇曰豫楚堵于外秦兵勦于
內象昇曰臣與督臣有勦而無堵有戰而無守兩人
公忠一體顧其持論不同何也曰督撫空名轄五省
就各撫之兵以爲兵各撫之餉以爲餉勢不得不就
各撫之兵餉以爲堵爲守此豈承疇殺賊之本指哉
襄平湫頭敗朱陽關潰在闔外未嘗指授垂方而筭

樞者貽之誤也兵食大計楮楮奏請不思暫費永寧徒云用少擊衆置人死地而不助以實力及其形見勢詘天下曉然知空拳不可撩虎一掌難以堙河卽當宁亦推尋失策拊几恨之象昇乘其間得以嘔心肺抒憤懣猶不敢顯言亦曰臣等止知一戰已耳語有之後起者藉也而首事者時也在承疇可以爲而不敢言象昇則可以言而爲之已無及然象昇能言之亦未能盡行之也各撫以疆事爲首鼠言路以廟筭爲蝸蟻此曰督理何不援彼曰督理何不戰至豫者曰救汝雒至江北者曰救安廬至楚者曰救德黃

隨東史稱周亞夫下七國請以梁委之孝王太后愛子守便宜不救今賊攻一亭陷一堡剽掠用事者鄉里則譁然從之彼亦家在圍中憂念妻孥耳尙復知有國事乎董用文牟文綬之防河也馬曠倪寵楊御蕃之護陵也志在便文自營巧違節度邊將如李重鎮蜀將如秦翼明選懦逗撓策之不前左良玉拊循延攬諸將潰卒多歸之者有駕馭才然爲人深沉持兩端無意藏賊求其伉健有氣挺身便鬪惟有祖家軍耳汝南歸德二捷中原禍患少紓誰之力乎其部卒雖爲百姓所苦亦爲強寇所畏朝廷若加封侯之

賞大示鼓舞而後以軍令齊之訕伸顛倒士氣自振
今賞既淹月罰又踰時人言既入譙讓相屬彼見吾
血戰之勲僅與坐甲觀望者伍怙功失意漸乖本圖
無復向時殺賊之志矣陳必謙之屢捷也以隨理臣
然委任陳永福亦其知人之力中樞以爲黨人異已
于必謙奏請將吏功狀多被寢遏而又與羊皮灘縱
賊南渡之郟撫同致其罰卽疆吏將安所勸焉方事
之殷獨承疇象昇可倚承疇八載馳驅疾呼將伯始
得象昇之助翼左提右挈相與戮力成功象昇一歲
中初分全楚繼受專征將士麤調習而又移之于雲
中九原南北東西不遑奔命是猶顏闔相東野子之
御馬足已憊而鞭笞不止求其無破轅而折軸不可
得也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
載輸爾載毋乃類是乎嗟乎當寇患交切國家猶急
任人哉

附紀

盧象昇疏云州縣庫藏如洗折色萬難措處本色
顆粒無資勦兵所至率多閉門堅守惟以身聽叅
拏臣以功令責之則曰餉銀原無欸項從何設處
凡勦寇用兵之地卽兵荒應免之地偶有一二完

邑所輸無幾不足以供防兵况勦兵乎賊行甚速且無定向窮兵力以追之尙虞不及今支領芻卽使隨手立辦定稽半日之程稍遲一日再遲二日斷無及賊之理矣據臺省動以尾擊責臣等持論非不甚善但均一勦也有追之者必更有一二重兵或堵之或扼之始無潰決之患若前無堵者旁無扼者止賴一追卽有縮地之法遠出其前而賊巧于避兵轉身他向仍然尾賊也卽欲不尾不可得也嗟乎廷臣多不知兵好爲大言以訶責在事卽此尾擊一語亦旣章滿公車秦督充耳置之盧

公在頰與辨趙克國云兵者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惜爲至上別白言之盧公意在與國非爲身也不則滁州之捷方聞何不侈言威靈而反陳尾擊之非過大臣告主夫豈不以其寔哉

盧象昇薦侯弘文疏曰原任高平知縣侯弘文以守制道阻僑寓襄陽見臣此馭郎疆遂投袂而起散私財以募死士介馬從征臣欲昌言其功彼輒長揖告去臣比叨總理弘文大義規免意氣凜然因言及中原步兵不能追賊臣思得滇黔之人用之弘文願以孤身奔走萬里爲臣奉檄往募有臣

如此敢不聞于主上乎上從其請命爲監紀已而
盧公移任宣雲弘文率所募兵重繭至楚爲後事
者所陷以驛騷上聞有旨卽訊公不勝憤懣上書
曰弘文破家爲主捐軀殺賊身罹法網臣竊痛焉
臣初聞弘文譴問卽遺書責之其報臣初不及已
事惟以滇兵莫爲綏輯兼乏餉爲虞身雖對簿義
切封疆懷忠報國之氣可槩從而抑沒之乎今羣
臣欲以誤用弘文罪臣推其意且有故激滇兵之
變以甚弘文罪者總之臣不請弘文爲監紀必不
至此此臣誤弘文弘文不誤臣也盧公名知人募
府初開弘文爲首且蹤跡奇引救切非苟然者未
幾督師死王事弘文于十四年論戍予痛夫讒夫
沮抑異才不用又重督師之能得士于閩外也故
表而出之

綏寇紀畧卷四終

續文獻通考

卷四

三

綏寇紀畧卷五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清河弟 叅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黑水擒

當盧象昇之移宣雲也其與洪承疇同殺賊者又得孫傳庭云傳庭代州振武衛人長身七尺二寸魁塞沉毅多大畧秦撫甘學澗駭不解事賊至不遣兵手記下都虞侯縛治左右給以親往則綏服盛輿從逐之薄暮宿一堡聞人馬聲其下將棄之去前驅傳曰

督師來相見愕貽告以賊難扼輒怖急還走甃城門以旣斃謹錄鑰牡不敢張目視賊秦士大夫譁于朝九年三月罷學濶推用傳庭往傳庭泣秦嚴徵發期會一用軍興法秦人愛之不如承疇然其才自足辦賊豫撫陳必謙與人書云秦撫孫白谷初入關即發兵勦寇二千之衆敗歿千餘此總理親爲必謙言之九月二十八日提兵三千入山勦寇全軍覆沒此必謙差官王衍範在彼所親見此二事必有所據留以備攷○秦撫有標兵三千向從勦餉撥派傳庭在事親出屯課銀十四萬兩以充其費故十年後秦標兵餉不復關支于大農此與楚按臣余應桂自捐贖緩十萬兩養兵以護獻陵皆所謂實心任事之人也闖王高迎祥已陷漢中之石泉由陳倉子午出將闖西安傳庭以七月二十日戰于盤屋之黑水峪當陣

生得迎祥及其領哨黃龍偽總管劉哲三人檻車膠

致京師膊之于市

楊嗣昌疏日以賊攻賊今人人言

如左良玉是也良玉招降賊數十萬而與傳庭相提並論蓋秦撫推心置賊腹中能收其用不比他撫云

初兵科都給事中常自裕稱賊渠九十人闖王爲最

強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鼠竊比宜

合天下之力懸重購必得其首第獲闖餘賊不足平

傳庭憑國威靈倂以獻餘黨復推其弟迎恩爲長後

敗入他賊中而秦人或云賊在黑水峪遇大雨野無

所掠十萬餘衆半僵餓高迎祥病痞臥石穴中一女

子指之曰此闖王也遂擒之嗚呼秦中野如赭民饑

賊亦饑其羸困無惑耳曾謂百萬之寇左右無寸刃

又手菱股以就執者此媚功之言何足信哉御史黨崇雅疏

云臣縣寶鷄為蜀漢咽喉遭寇十餘次九年春西平縣失利堡塞及各關盪無餘苗胙土之

始受事也賊入其郭者七營營萬人襄陽樵汲道絕

賊將張某者瘳而肥多智數七月十二日豎五丈木

于郊之江神廟繫尺書其杪以示城中曰吾欲見軍

門口畫便事胙土大喜命兩將延迎入盛供帳以饗

之從賊皆霑醉期以八月定降乃命郡通守祝錫範

一經歷一主簿拒其壁賊倨甚坐而受書留不遣為

謾謝曰若治浮梁于漢上俾我全軍濟而後議之可

也胙土猶幾幸其真開城門為互市賊陽陽出入貿

易守者莫敢譏宜城令撤弓刀礮石藏諸庫曰無令

賊疑我襄陽總兵秦翼明自言以二千餘騎與闖塌

天等賊十萬戰于豐陽于界山于均州于官山于觀

音關于麗陽于七星店真武山大小數十鬪雖未嘗

敗北賊益強終不能破翼明報賊八大王從均州入老獬獬從新野入蝎子塊從

唐縣入二十餘股之理臣以楚士大夫史可鏡等言

其高卧汴梁置全楚度外有旨切責乃遣兵救襄陽

大戰于牌樓閣亦不能一創賊也楚按臣余應桂疏

糾翼明今水潦將涸不時進兵勢且縱賊北渡賊果

受寇已畧

于十一月從羅漢灘填土過江矣始翼明謀于漢江
 淺處設防以李同陽劉大歸之五百人守廟灘幸無
 事賊竟于羅漢灘深處渡知淺有防而深無備也苗
 胙土罷以陝西右布政陳良訓代之命王威為延綏
 總兵雷火火其城樓鎮人大懼漢中賊破褒城漢中
 田禾沒城垣圯道臣劉宇陽且築且防工瑞藩乞師
 未畢賊至十月十三日二更襲破褒城禮部侍郎劉宇亮乃宇揚之
 于蜀蜀帥侯良柱救之弟以入都道遇侯帥勉以大
 義良柱乃命游擊侯應輔都司劉貴率兵十二月二
 一千四百五十人宇亮督之以救漢中
 十三日總理王家禎家丁三百人大譟燒汴梁西關
 掠黑尾營殺五十餘人家禎夜歸急登城懾諭之遍

加賞賜俾往南陽勦土寇楊四始定十年丁丑春正
 月辛丑朔日食免朝賀丙午賊老猢猢等趨江北時
 海內群賊混天星侵軼商維李自成盤踞西安過天
 星鴟張汧隴獨行狼螳動漢南蝎子塊雄視河西與
 西羌作約而老猢猢等久占鄖襄休糧息馬秋高足
 食以其全軍合曹操闖場天諸賊可二十萬長驅沿
 流東下斬黃六合懷寧望江江浦在在震擾烽火及
 于儀楊樞臣以江淮天下要地陪京神靈宮關之會
 而鳳泗比豐沛有陵寢至重京口縮漕輓瓜儀縮塩
 綱計吳兵二千新調浙兵三千蕪湖召募二千牟文

續元統卷五
四
綬兵二千鳳應二撫標兵率不滿二千操江水兵南
樞標兵皆窳敝無步伍鳳陵泗陵孝陵周廬設卒合
之無過數千而總理王家禎專任折衝其兵亦不滿
萬未覩制勝之道不得已請以留都防禦責之南樞
臣范景文江防責之操江都御史王道直臨淮侯李
弘濟孝陵責之南和伯方一元鳳陵責之總兵楊御
蕃泗陵責之潁州道而淮撫分標兵協守史可法鄭
二陽杜弘域許自強桂本枝馬爌各整所部軍互策
援江撫扼九江浙撫防獨松應撫分其兵守京口其
處分非不嚴且密亦可謂之急矣安池道史可法提

兵營太湖城外以身當賊衝

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史可法抵太湖扎營城

外賊從間道突至石牌鎮三十日前鋒哨大石磯距
安慶二十里巡按張煊告急安慶爲應撫張國維分
地而江北之浦口六合亦其所轄賊本分兩路來犯
從楚來者由黃梅入潛山太湖以逼皖桐從豫來者
由光固入定遠滁州以闕浦六國維先發川沙寶山
劉河吳淞諸營兵令張載賡張天廣率以赴皖至是
下流警急江浦知縣李維樾六合知縣鄭同玄繕守
國維提新募兵二千人命永生洲副將程龍中軍守
備蔣若來陳于王統之以分戍兩邑而安慶石牌之

報亦至賊在白兔河修攻具謀必取桐城知縣陳爾
銘守禦甚力叅將潘可大救之賊從舒城去而復來
連營百里國維以道回遠不及請濟師權宜分六合
守兵合之蕪湖新旅分派守六合張人傑王定遠所募壯丁四百人將四百人從監軍推官李芳華
之請調蕪湖新聊往應然無益也南樞臣范景文謀
賊以正月二十四日奄至滁州朱龍橋出岱山道藕
塘直奔池河此由河南光固南突之賊設醮太山寺非石牌犯桐皖之楚賊也
薦亡大江山小江山皇甫山常山所在皆賊二十八
日從尾埠哨至大樹街走易家集三十日壁全椒之
西門謀東窺二月賊畧繩絙取竹木聲言縛筏渡江

陵京大震景文先期以池浦爲兵部屯儲地遣提督
杜弘域以新營兵屯江外而金立功閩雄邊丁佐之
其都城居重大計有神威營三千守紅牆內外屯于
大教場陸營兵一千護大奎門五顆松近郊之守粗
完舟師則龍江關以水操營駐焉江防係操臣職掌新江營則兵部所轄助臣提督三營水軍
景文再以水操營佐之景文下士喜奇計坐客多譚
兵顧臨事無所用高皇帝所置五營四十八衛僅存
尺籍成祖江營戰船亦久廢景文慨然思整飭謀于
南計臣錢春春曰畱儲出者四十七萬入纔二十三
萬軍士時慮呼庚癸遑復故額乎景文嘆息而止臨

淮侯前以援和事與景文相失勲臣多麤疎賊急謾

為大言燈盞溝二里溝覆舟山咸有布置又自稱以

舟師逆于老洲頭樅陽鎮正月十四日賊至樅陽鎮焚官倉漕米桐城縣所輸

也然都未見一賊江以北淮撫朱大典以護陵故多

宿兵亦屢有挫衄獨其將劉良佐號驍果善戰有詔

令大典與理臣合擊而撤中州左良玉徐州馬曠之

軍救皖正月二十日曠敗賊于桐城之羅唱河三十

日劉良佐戰于大安集二月四日戰于廬州三十里

舖七日戰于六安州之茅墩初六日監軍同知楊正

張士儀陸宗美守備袁思有陶城鎮左良玉勦南陽

之戰初八日楊正苾有沙河之戰

土寇楊四侯馭民郭三海皆授首率師抵六安與賊

遇部將羅岱孔道興乘勝疾擊初五月初八日比戰

皆大破賊十一日賊走霍山深入潛山之天堂古寨

潛山知縣朱家相與其滁和之賊亦西遁二月初三日

賊戰被執縋樓逃免歸舊路日向黃山陪京解嚴江北之警少息是月也秦撫孫傳

庭報藍田兵變傳庭黑水峪捷後再破賊于渭南豫

賊警不敢西向又破賊于咸陽北原秦賊不敢闖涇

三以搖西安威名幾軼于承疇矣正月十八日夜半

商雒道中其親信健兒許忠劉應杰忽擐甲大謀據

藍田縣略庫放囚連引混十萬等倒戈與大軍鬪邊

兵

許忠劉應杰等九百人隸撫標都司張一貴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與千總賀汝雄合謀叛形已成事阻未發新春撫臣遣勦商洛賊遂發難藍田遣其黨王應第郭友才約賀汝雄為省城內應幸早覺不果

總兵左光先曹變蛟西追過天星聞亂回軍抵咸陽

擒勦忠應杰乃與混十萬取道渭南遁去曹左于二月初六日

移師初九日抵咸陽初十日進勦傳庭上書自劾以

而叛兵與混十萬即于是日遁

兵逃伍缺為憂上為其變倉卒弗詰第促發回入衛

川兵四千令速赴軍前而已有旨脅從擒獻首惡及自叛東歸者許赦免以

別順逆藍田縣官及逃先是秦人吏給事劉含輝為

上泣曰秦督止戰兵八千缺餉已四十餘日臣詢之

同鄉舉人計偕者曰西安斗米值銀四錢眾兵索餉

督臣無以應則好言姍姍勸諭其請益堅輒嘆曰

必不能留者聽若聞多有散而去者含輝又云撫臣孫傳庭辨賊有

餘但所將三千人僅足守城當調邊兵一萬予之春

未夏初賊人馬困乏州縣守城堡川兵守隘口督撫

倚角可蓋關中大覆朝議以為賊饑可勦而不圖兵

與民以饑故胥化而為賊承疇故糜之以恩僅而無

動及傳庭稍厲威即挺而迸逸三勝之氣坐此沮索

矣楚賊之羅漢灘渡也應城九年十二月破應雲夢孝感黃

陂皆奔蹂巡撫王夢尹猶以細石嶺之戰秦翼明楊

世恩各殲一賊渠翼明獲一條葱白羊山之戰賊分

為四而逸翼得償前過楚撫報老狶狶等十餘股圍

創商城入大王整齊王在白羊山被我兵大創衝作
 四股一從羅田去一從團風去一從蘄水去一從岐
 亭去亡何世恩之兵潰于棗隨隨州繼陷知州事王燾
 死之賊至麻城舊甘撫梅之煥率子弟固守修其沈
 莊別墅城之欽鄉人入收保命所蓄健兒出戰獲賊
 覘者一人竿其首示之闔境乃免賊在黃岡故吏部
 晏清等率父老搏頽于撫臣請師十三營之賊棄疾
 于黃殺黃人暴骨如莽晏清等公疏云自九年十二
 月初九日賊以破應城之衆
 并渡襄全隊分道抵黃團風新洲三店
 陽邏西北一帶民之被殺者六七萬人城守止黔兵
 五百人糧且盡垂陷不急救廷議以為夢尹罪議用
 按臣余應桂代之科臣羅志儒疏論總理王家禎奉

詔討皖賊畏懦未常一出中州家禎強奏辨且上方
 畧曰逆賊自麻城分而為二東行者由商固蘄黃英
 霍六安徘徊舒城廬江桐城安慶之間又半月東轉
 窟于蘄黃商城太山之中西行者復轉入黃陂孝感
 而視其塵西向應山隨棗若南可以復入應城京山
 若北可以犯信陽此近日賊之情形也臣于在西楚
 賊則檄監軍張大經率副將龍在田游擊李元都司
 許名臣等以鎮兵九千追之在東江北之賊則檄左
 良玉由六安牟文綬由潁州劉昌祚由壽州視賊所
 向急擊臣仍暫駐光州南以扼蘄黃商城東以策應

鳳泗西以防信陽新野從入之路兼勦撫羅息汝南
餘孽居適中之地隨時布置策誠便上以皖有左良
玉馬爌所將各三千人兵力亦厚姑允其請意殊弗
善也應撫國維赴皖議築太湖城因浦下輟警命他
將守而躬提程龍蔣若來陳于王之兵西上國維疏
日賊既
久任桐皖另發一枝犯滁椒以圖狂逞知各處有備
宵遁舒六將出境為江北河南大兵所扼又從間道
走潛臣疑其輾轉潛山之中倚為巢穴亦未可知臣
搜選新舊營兵二千五百人定波水營兵四百六十
人并沙船三十餘艘星馳西上蓋賊在下流臣不能
舍浦六趨皖今賊聚浦六臣自急皖而緩浦六矣
三檄左良玉疾入山搜勦良玉不應放兵收畧婦女
仰江南監穀徜徉自如河南監軍力促之始從舒城

北去賊入英山阻險種田為持久游騎出太湖連引
蕪黃諸賊四月以御史余應桂為湖廣巡撫河南賊
陷浙川亳州兵變總理所遣劉昌祚救皖者不至皖
兵敗績于鄆家店叅將程龍等四十餘人死之先是
上憂留京武備積弛樞臣景文意在振刷而未及就
乃命守備太監孫象賢張雲漢叅贊勲臣陳光裕方
一元與景文協力清賣閒核冒餉訓勵士伍盛修船
艦鎧伏如二祖之舊以豫戰守上諭水陸官軍向來
不堪戰守因何不行
飭練影占買間因何不行清理再查戰船板薄釘稀
動輒破損是何情弊以折修冒新造以小艦冒大艦
是誰侵朦一切銳砲鉛藥盛甲弓刀懸簾火故大司
確等項是否備足堪用逐款查驗從頭整理

馬張鳳翼數用選懦被譴讓後緣邊事卒于軍人謂其仰
藥上四顧廷臣無知兵者惟故宣大總督丁父憂楊
嗣昌楚士或可任中旨起復爲兵部尙書嗣昌者楊
鶴子爲人機警在上前顛決兵事辨有口上大信嚮
之時軍政不修未浹月藍田汴梁亳州沙市兵四告
變左良玉新有功劫掠自恣違調度不救浙川致陷
歿山西總兵王忠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譁而
歸上臨朝太息曰如此朝廷何以使人嗣昌進曰尤
世威張全昌並候勘世威全昌成後復致失事先奉旨勘問而全昌兵
敗不死更從賊非世威比宜遣金吾騎逮問斬之以

令諸將上曰善乃用兵科都給事凌義渠言并逮王
忠而良玉以六安功落職戴罪自贖鄆家店之戰也
程龍將應撫新兵三千六百人潘可大將皖兵九百
人爲兩營用火砲擊賊賊多死謀夜半盜我營覺之
設兩翼以待賊中伏傷四月二十四日賊七營俱至
兩將合屯拒賊賊麾數萬騎繞之許自強乘高舉燎
使知救至兩將潰圍出不得手自擊殺百人翼日力
盡矢絕程龍引火自焚陳于王亦死溽暑十日視其
元如主潘可大屍不獲蔣若來襍馬圍服以免後自
拔還事聞贈陳于王爲昭勇將軍都指揮使詹兆鵬

等十二員為懷遠將軍署指揮同知他將皆殞

陳于王蘇

州衛百戶以防浦功為守備詹兆鵬武舉首觸石死

王希韓力戰本營士卒皆盡而死陸王猷武舉斬殺

數多賊鬻分其肉王弘猷劉河所百戶防六有功賊

歸齒斷足罵不絕聲莫是驛唐世龍皆武舉王定遠

鎮江衛千戶周嘉方一月新婚力戰受刃少婦王氏

絕粒亦死他若張全斌俞之夔顧應宗蔣達潘象謙

季靖皆撫先兩人以尤烈也應撫選吳材武良家子

標同殉難六千而成此軍一戰而盡聞難痛哭皖事愈不可為

矣時老狃狃已病死眾推其妻掌營又分其支賊別

名搖天動共八營二十餘萬結壘于桐城之練潭石

井舖陶冲驛連延六十里捕得謀者云賊謀于潛山

太湖度夏需秋涼英山諸賊畢會破桐城而犯揚州

牟文綬本協守鳳陵緣舒城急淮撫命監軍同知楊

正苾要之援舒桐城非淮撫分地于舒城為唇齒文

綬前驅至會皖兵大敗按臣張煊移書文綬請救閩

四月十六日文綬偕劉良佐率馬步兵九千人抵桐

城十八日與賊戰于掛車河戰皆克賊退尋以舒警

行桐人遮道乞留牟鎮分二千入戍之乃去

操江王

道直疏

日臣于閏四月發把總閔洪舉胡長陽兵在皖城雄

城嶺集賢關長安嶺防守賊為牟帥賊于掛車河也

謀犯樅陽鎮過江臣發兵守石牌注家嘴又親督標

兵于長安嶺設伏賊登康皮山頭瞭望知江上有備

由陸路遁去五月初十日賊過老鴉灘勢逼望江臣

發兵守望江急水鎮埋伏于七里岡賊仍過老鴉灘

西北秦寇之踞富平關山也綿亘三百里洪承疇率

遁去

秦寇之踞富平關山也綿亘三百里洪承疇率

遁去

秦寇之踞富平關山也綿亘三百里洪承疇率

遁去

左光先曹變蛟副將張天福等合寧夏榆林固原各鎮兵前後捕斬要逆凶氣連沮而小紅狼鈔暴漢南止餘久戍川兵五千乘城賊衆力不敵餉道中梗斗米千錢諸將以雲棧險澁莫肯往承疇因賊破階州方提兵與戰大散關弗及援漢中有詔譙責承疇部勒賀人龍之兵約輕齎由兩當往救是月四川地震者七地鳴者一初四日雅州十六日馬湖府新鎮叙州府建武廬州越嵩衛皆大震二十九日葉縣地鳴蜀人工給事吳宇英言于朝曰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丁壯死于瘡痍老弱困于騷動以此城

邑空虛關梁不戒賊蹈瑕抵隙連陷南江通江二邑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遁爲功易視賊占曰地震王兵又曰地鳴者伏尸流血災不徒設臣切憂之五月總理王家禎令都司吳宣猷收殘卒三千人緣道督送租調抵皖成體士特以名救皖皖用左良玉爲請家禎曰今楚賊佚而南江北之賊轉而東光羅商固信陽之間援兵登陴矣羅岱病金瘡臥付其兵孔道興駐內鄉車登科往伊陽搜瓦背餘孽鄭西之賊伏京索廣武山中卽破浙川之賊伺隙逞豫王客兵止良玉兵五千道興兵二千若撤良玉梁鄭宛雜詎非朝廷之士

其棄之也其願守便宜勿遣王家禎又奏勦寇獲級

劉洪起等復級授職余應桂以護顯陵有功超擢楚撫繼按楚

者為御史徐之垣應桂之守獻陵也及二載捐贖鍰

十餘萬金為養兵費至是既受界全楚以獻陵至重

復不遽諉之垣贖鍰又例歸按臣應桂費無所出而

時事孔棘湖南北皆亂視前二載愈甚之垣非戡亂

才應桂獨肩二任難于展錯矣江賊呂瘦子等煽動

齊安興國大冶山中亡命遏絕行旅臨藍之賊入湘

鄉以窺衡州黃州賊攻蘄水甚急知縣事龔鼎孳設

守有方畧不能陷七月以史可法為安廬巡撫可法舉原

任上海知縣劉潛為軍前贊畫割豫之光羅楚之黃梅廣濟隸之議

者欲弁轄江浦六合俾應撫肅守江毋牽制上不許

當是時樞臣楊嗣昌修飾封事凡五次第上之請設

兵十二萬措餉二百八十萬自關陝以西江漢以北

建牙之吏凡八各遮絕要害而河北三撫或犄或角

舉數千里之地塹蹊坂鏡關梁俾無虺蜥蝮子之隙

而後逐賊其中禽掩而獸獮蹈藉焚刈之必盡陝西有闕

過等賊大夥盤桓未能勦絕應使陝撫斷商洛鄖撫

斷鄖襄楚撫斷德黃皖撫斷英六鳳撫斷潁亳而應

撫之兵仍堵潛太江撫之兵仍堵梅濟而東撫之兵

直諸徐宿晉撫之兵橫絕陝靈保撫之兵飛渡延津

一帶然後總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楚豫撫

提陳左等兵合勦中原為不盡不休之勢

其措餉

接按肥厚

卷五

百

之道有四曰均糧王增曰溢地王覈曰驛地王裁曰
 事例王勸即家起傅淑訓為總督省直勦寇糧餉戶
 部左侍郎得自請所用官吏以彊力敢行者充之分
 部郡邑不及額以乏興發論湖廣提學王永祥報開
 州縣五名淑訓稱其為天下先又奏贊理北直等處
 餉司官王揚基于本年十二月初六日抵池州到任
 此二人俱上為下詔告海內緣寇患不獲已暫累吾
 民一年上諭免廷臣所議改因糧為
 均輸暫累吾民萬非得已嗣昌即請以十
 二月明年正月為師期勅疆吏無留賊重煩百姓貽
 至上憂賊雖熾不可殫盡聽嗣昌言若可滅上亦忻
 然幸之曰非卿莫能辦之也嗣昌以王家禎不足任

薦粵督熊文燦為總理文燦以六月杪聞召辦嚴過

嶺未旦暮至家禎退為豫撫益厭忤專征矣左良玉

耻皖人之怨已蜚語聞而鐫責及也急而求之堅不

肯行皖賊東下襲六合川兵三百人設守無城知縣

鄭同玄潰而走提督杜弘域不能救杜弘域營東葛
 賊從池河北趨

安東襲六合川兵嘗游擊與
 賊遇于西門中流矢遂走賊攻天長與江南鍾山

相值乘障者望北岸有火光聞礮聲知尚不下賊逼

揚州揚大賈捐私財構竈丁及新舊官軍為四營賊

分掠瓜儀至僧道橋去揚僅一舍知有備乃北由全

澗破盱眙戕縣官回軍大紅山毆畜產入大營而去

七月二十日賊破六合圍天長淮揚太監楊顯名遣把總王以寧守備程宏遠設法嚴防又楊竈新忠四營官軍扎營半山堂賊由瓜儀至八月豫士大夫劉僧道橋回馬橫野山潘家丑而去之鳳熊奮渭等疏曰臣等以七月二十八日得河南撫臣所奏副封秦賊自潼關入陝州以逼雒楚賊自鄖西圍浙川以逼宛江北之賊則自潁入上蔡以逼汝與開歸中州天下腹心逆徒四面而至一左帥恐不足捍蔽且醜徒萃于豫卽地方急詎逾此而令往來奔命乎上亦知其發縱自良玉要朝廷以徇家禎請而豫患實棘不能有以難也洪承疇過隴設奇破賊漢中之圍始解瑞藩神宗皇帝子上親叔父所封

絕遠國被寇道不通賴將吏力戰得無恙大喜南鄭士民固守者命錄其勞饑厄者廩卹之皆所以優王賊遂轉入金牛道窺屬會六合事聞上特發禁旅勇衛營一萬二千人以內官劉元斌盧九德副將孫應統之往江北與總理同討賊諭曰若等有不戢其下苦郡邑者悉論如律勿以禁旅故覲貸十月熊文燦至安慶所隨黔兵火攻手千人無騎上書請戰馬三千匹嗣昌用左良玉一軍隸焉王家禎罷以常道立巡撫河南御史張任學爲巡按楚撫余應桂奏永州寶慶諸賊放崇陽獄入祚陽城兵給事鄒士楷疏稱

河南賊犯茶陵逼江西之袁州鄱陽賊入都昌縣殺
南昌通守甘肅零賊出沒河南巡撫湯道衡西寧總
兵柴時華不能禁關中大寇悉踰隴十月初三日破
漢中之寧羗州寧羗者白馬氏羗境劉宋置東益州
州北九十里陽平關鍾會所由下蜀也今為驛其地
有張魯城西北為七盤關與百牢關並峙而近烏道
通蜀廣元之朝天嶺廣元古葭萌秦蜀所必爭地李
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既入寧羗分其軍為三一由
黃壩攻七盤一由梨樹口麥坪入廣元一由陽平過
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總兵侯良柱壁廣元死于陣

初四日入關于廣元烏龍山下結十七營初五日賊

分兵守二郎關初八日從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

時化死之湖廣乙酉解元贈尚寶丞初九日攻劔門州吏士塞石

牛道不得過回屯江口初十日破劔州知州徐尙卿

死之南平舉人贈參議十二日破梓潼十四日又分其軍一

往錦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江油知縣馬弘源被執

不死尋提問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皆先賊至而潰

謀告新都四門火鹽亭亦破温江縣丞簿縱繫因而

逃二十一日焚彭縣次日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

贈按察司僉事次抄西充遂寧等縣趨潼川金堂縣典史潘

受處記

夢科死之贈將仕郎其由江油入者徑薄成都重慶以下

皆戒嚴矣是歲也蜀先後中賊三而此舉創甚初蜀

撫王維章以賊去而侯良桎撤隘口兵也相齟齬上

書言之朝廷深以為憂維章守保寧良桎守廣元及

廣元破良桎死良桎陣亡有屍無首後削去生前官職賊直逼成都而

維章反在其下不及接按臣陳廷謨雖檄副總兵羅

尚文集永遵松茂之兵來救自以使事訖新按臣梁

士濟已至意可弛擔有詔維章良桎俱落職戴罪自

贖廷謨降三級蓋不知良桎之已死也時樞部尚意

清中原視西略差緩當寧羗初破或傳賊以其半入

蜀餘由漢興商維以入楚豫主兵者方憂秦賊出關

亂勦局則以蜀事不足憂此劔外衡決始左支右詘

懼本謀之弗驗欲委咎承疇而謂傳庭也才藉以搯

梧川陝俾賊併力于西後可角中原取必勝然于時

已十二月矣未覩所謂軍期也惟鄖撫陳良訓病且

眊詭稱殺賊累萬驗問皆良民

外史氏曰予讀武陵相所上封事而竊嘆其僭而無

徵也其言曰合諸撫之力將皖桐襄漢之賊盡驅入

豫大勦之以收底定夫賊剽疾焱涌烏舉風發若諸

撫可以驅之則所在皆足殄滅何必入豫賊豈芻狗

與雉鬼乎哉而任吾轍之道上逐之法中然後加焚
蕪而施網且也至于開採之說勢在必不可行上英
武有雄畧不幸所任非其人前之枋國者陰盤沉鷲
其精神用之異同報復以排擠天下之賢能而已詭
稱醇謹無他長惟奉唯喏治文書舉兵食大計聽主
上自爲之身無所關其得失上于是嘆群臣爲莫可
仗最後乃得一武陵其才辨濶達大異乎質木闕茸
者流而天子以爲能每奏對輒移日所言皆聽拊几
曰恨用卿晚迹其時天下已大亂新受上倚任欲以
補綻支壞况措良難然就大勢揆之曹變蛟敢戰有

文詔之風左良玉雖跋扈能用其衆不可謂之無將
傅淑訓以新法徵調檄一下有司輸者數十萬不可
謂之無糧秦督撫威名夙著有方面之勲史可法崎
嶇危彊空拳冒刃余應桂捐金養士功在獻陵不可
謂之無才嗣昌由邊臣召見一月之間以知兵領天
下他大僚拱手充位不敢復言誠于此時開誠心布
長策求主上寬假轡策相天下形勢之地設十數大
鎮招募流移訓飭士馬以圖十年之耕戰卽賊何患
不平乃嗣昌計不出此持論端附會苟且倖成馬服
君料其子括之必敗也曰兵危事也而括易言之夫

易言不可况詐言之者乎秦穆公悔敗深戒截截善
諷言又反覆于媚嫉有技之一个臣以爲子孫黎民
之殆君子重首禍毋端以此責嗣昌也

附紀

工科劉曰俊疏曰招安之失策乃回原藉三字誤
之鄉里之人見賊非畏而不敢與居則羞而不肯
與伍在彼亦面目難施輒悔而中敗臣在里中親
見蝎子塊面訊諸賊情狀開口便以難回原藉爲
辭惟願在軍前立功又見鑽天錫住居臣邑西關
極爲安妥且屢資其力以保不虞由前規後信狡

賊非戰與守所可辦也必另設一法以賊攻賊以
賊招賊推誠感格收拾解散之爲便曰俊秦人其
談賊情頗實後張獻忠任穀城羅汝才居房竹不
回原藉曰俊實先發之終不若劉國能之立功軍
前也爾朱榮之擒葛榮赦其脅從隨宜安插百
萬之衆一朝而散何嘗不回原藉所恃戰勝之氣
有以致之耳熊文燦無專征才以至于敗豈招安
誤之哉

黃子威曰孝感以丁丑九月賊兵天明突至攻甚
急至午刻已將陷有喻勇士者從衆後奔而登城

賊已露及攀堞喻持一磚擊先登一賊與之俱墜
而同斃餘賊退而城全後七年至癸未正月而後
破孝感所以得偷安七年皆喻勇士力也

河南府監紀推官湯開遠上言皇上于撫臣則用
懲創一法于鎮臣則用優遇一法所少者分別之
一法耳如撫臣竝失事也有怯縮不前有抗擅自
命有兵食充而才力不及有才力濟而兵食艱難
有在事而料事無聞有初任而綢繆不及有將士
用命而調度失宜有布置已周而左右違指此可
概以嚴譴置之乎武臣竝專閫也有紀律頗嚴有

淫掠無忌有爭先赴敵有觀望逗留
有養士費財有腴削軍賜有計功索賞有虛級偽張此可概以
寬假容之乎聖諭以諸臣中未始無才力乃寧甘
褫革而不肯做不敢做爲恨臣思其故其不肯做
者則以做亦罪不做亦罪也其不敢做者則以不
做之罪猶輕而做之罪更重也皇上宜與諸臣更
始寬文法厚責成反覆于功罪之間必求其分別
旣已分別而不槩收亦分別而不槩棄則人心勸
事功立疏聞奉嚴旨責令回話開遠再奏疏云臣
聞帝王磨厲天下止有賞罰然無分別之賞賞不

足勸無分別之罰罰不足懲臣不敢漫引姑舉事
關辦寇者卽秦晉本無賊而致有賊本可撲滅之
賊而致成不可撲滅之賊如撫臣胡廷晏劉廣生
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數臣者何以當日處分視
後皆極輕如練國事玄嘿承其極散掣肘之畫空
拳之搏雖無救燎原其勤勞可錄何以處分較前
更重臣歷數近日皇上爲辦寇而誅督臣逮督臣
者一逮撫臣褫撫臣者二按臣亦與竝論而并逮
矣道府州縣則不可勝計試問前後在事諸帥臣
有一誅且逮者乎不特帥臣卽偏裨有一誅且逮

者乎臣任中州再以中州一二事陳之按臣曾個
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捐贖八千金濟師料理防
河苦心拮据值玄嘿蒞任單懷方叱馭歸汝未嘗
纖毫失事竟從逮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按臣矣
道臣祝萬齡在河北經營兵食寢食俱廢疽發于
背猶履戎行而致削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司道
矣宜陽令史弘謨寇從澠池突至偵備有素孤城
得全聞今歲六安州之守本官之力獨多士民之
公揭科臣入之叙疏坐令褫革將來無肯做敢做
之州縣矣永寧鄉紳張論父子捐貲募士夙夜登

埋其子鼎延代父乞恩皇上卽慎重名器何至弁其子之官而奪之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鄉紳矣臣伏讀明旨謂失事處分俱經確核皇上所謂確核者以議處有銓部也議罪有法司也稽核糾舉有按臣也皇上試思下之銓部卽議降議罰議革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考功之法論者乎下之法司卽議杖議配議遣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司寇之法絕者乎至稽查糾劾在按臣不過舉失事奏聞有推原功中之罪與罪中之功將全局打筭及前後着數一一分晰爲皇上告之者乎非諸臣之不

肯爲分別也知皇上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且以甚諸臣之罪故不若分別之爲愈也開遠臨川人若士子有异才兩疏最爲愷切旣上上怒錦衣逮治後釋爲安滁備兵

陳益吾與楊翠屏書云浙川爲西南盡境豫鄖秦三省咽喉也必謙寘以兩營以其地非客兵所能久任兩營僅三千有奇又以宛中大疫將吏俱病賊乘虛以九營精騎奄至平昔所忌堆陳永福必欲取之永福與督陣叅將江燾以二千之衆鏖戰八晝夜又值大雨兵士皆立深淖中火藥弓箭皆

濕撤兵還浙少休伺隙夜搗其營賊狼狽入深山
憤而弁內鄉之賊數道竝進欲掩縣治永福先與
錢繼功江慄入山分路伏隘奮銳攻之遂報二十
六日之捷其勞亦可錄矣必謙獎勵永福江慄二
弁而優賞新降立功李虎李潮二賊以風示賊衆
買運火藥鉛子火鎗弓箭連夜給發以濟浙軍之
用此時理臺亦可抵浙必更有一番鼓舞妙用矣
夫寇之入漢中也綠督臺以寧夏之變遠赴西陲
得報遲而應着稍緩兵發而賊已入險遂不及禦
比督臺飛書請兵必謙亟與理臺議發祖寬李重

鎮入關協勦蓋一以應秦中之急一以省豫中之
餉也祖兵前在鄖中歸思已自搖搖入秦非其志
也理臺爲之疏叙將領戰功而兵卒亦稍有捍網
理臺欲有所施行且適聞三原遼兵之變聚謀洶
洶幾致不測理行後必謙多方告誡始得成行而
延賊闖將過天星等數萬突至朝邑逼近潼關以
渭河水深不得過而秦兵左右攔之遂登黃鹿山
今祖李兵西入甚爲合宜左良玉弁管三營兵馬
衆共七千有奇而驕惰忼敵理臺汰去十之三以
羅岱替李三才孔道興替趙柱各管一營令孔道

濕撤兵還浙少休伺隙夜搗其營賊狼狽入深山
憤而弁內鄉之賊數道竝進欲掩縣治永福先與
錢繼功江慄入山分路伏隘奮銳攻之遂報二十
六日之捷其勞亦可錄矣必謙獎勵永福江慄二
弁而優賞新降立功李虎李潮二賊以風示賊衆
買運火藥鉛子火鎗弓箭連夜給發以濟浙軍之
用此時理臺亦可抵浙必更有一番鼓舞妙用矣
夫寇之入漢中也綠督臺以寧夏之變遠赴西陲
得報遲而應着稍緩兵發而賊已入險遂不及禦
比督臺飛書請兵必謙亟與理臺議發祖寬李重

鎮入關協勦蓋一以應秦中之急一以省豫中之
餉也祖兵前在鄖中歸思已自搖搖入秦非其志
也理臺爲之疏叙將領戰功而兵卒亦稍有捍綱
理臺欲有所施行且適聞三原遼兵之變聚謀洶
洶幾致不測理行後必謙多方告誡始得成行而
延賊闖將過天星等數萬突至朝邑逼近潼關以
渭河水深不得過而秦兵左右攔之遂登黃鹿山
今祖李兵西入甚爲合宜左良玉弁管三營兵馬
衆共七千有奇而驕惰忼敵理臺汰去十之三以
羅岱替李三才孔道興替趙柱各管一營令孔道

興駐靈寶以備維西左羅駐宜永以備維東而祖
大樂營兵分駐維汝就餉并備內浙逗出嵩廬之
賊此宛維賊情兵勢之大概也然豫中事有大可
憂者三其一為舞陽葉縣裕州土寇舞賊楊四并
糾西遂羣賊四出焚掠此時亟宜一大創之欲用
客兵則驕不聽使且舞裕苦無供億而主兵盡堵
浙川餘俱寥寥不能辦賊此可憂者一也因糧輸
餉與內庫折色本省僅得三萬有奇部咨以抵透
用新餉尙且不敷其省直捐輸奉旨盡解督理軍
前與必謙分毫無涉而九年新餉奉旨不許那用

違者重處大兵雲屯維宛本折日費千金各屬庫
橐如洗以思歸之士借缺餉之名一朝決裂為禍
甚大此可憂者二也祖大樂祖寬兩營兵將雖為
民間所苦亦為賊中所畏然其勢必不能久留王
周二營已再噪矣李重鎮既非將材兵亦難馭其
隨左兵求歸情勢必然則今冬實實留豫中堵勦
之兵除主兵外只此左羅孔三營耳左弁積為賊
所輕其兵亦引賊之媒也羅孔新入營尙未整頓
倘秦鄖大寇潰決而來何以禦之此可憂者三也
又與王總理軒錄書云豫人與某望公如望歲矣

此時宛雒俱有寇而雒嵩間勢輕左良玉得小捷而羅岱亦在新澠間可以無虞宛賊初有老狷狷整齊王混十萬張四賀雙泉等大小七營隴張四一股爲土賊殲之幾盡而老狷狷等以其親督諸將東西夾勦連推之于神蜚唐河大石橋後坡敗奔入浙川大小老狷狷整齊王等六營糾漢中新到西營八大王渡江合勢突走鄧唐入楚必謙發陳永福孔道興江標等追襲之棗陽城下城將破矣救至獲全其時左羅尙在內鄉支抵混十萬與漢中新到蛤蜊圓黑蝎子于大山亦薄斬獲而雒

嵩告警故亟遣歸搜勦左羅去而混十萬等又猝從深山逗出過馬口山下鎮平必謙亟遣陳永福等往鎮平以禦之永福以功不得陞內懷怏怏故獨樹後坡棗陽之戰不肯盡力止推孔道興當先其兵向來頗有紀律比來沿途甚擾有白秋搶集之事比從南陽發往鎮平以前二事詰之跋扈自如一抵鎮平高坐關廂縱兵肆掠既不入山又不發撥混十萬馳騎攻西關孔道興竭力堵禦陳江二營不出應接孔弁因此箭傷頗重初時永福與錢繼功以二千孤旅與老狷狷混十萬等大小七

營鏖戰月餘而三捷者將氣銳也今賊已去大半
又增孔弁一營意氣稍阻不肯一矢相加遺矣左
鎮以五六月間整頓兵馬大有氣色故混十萬
稍忌憚之羅岱亦戰將也而羅漢白河兩捷頗有
殺良之議然其材未可輕棄逆寇雖有數十股其
中兵精權譎者惟闖賊翁臺宜聚天下兵馬耑勦
闖王一股闖滅則群寇喪膽自可次第削平耳此時
高迎祥已擒其言汝南土寇楊四郭三海最橫楊
闖賊指李自成也四所倚爲腹心爪牙者劉恩恩之驍悍倍于楊四
而楊四弟楊五楊六頗與恩爲讐大梁巡道中軍

尹先民赴郟必謙語以從中用間若構楊五楊六
投劉恩以去楊四手足則宛焰滅而內離矣

又與舊按臺金天樞書言中州主客官兵左良玉
兵雖加整而惟怯自如每道廳二官苦求發兵單
騎先行良玉不得已而隨之昨賊在臺良玉在雜
以九月初四日尚置酒高會至初七日發兵十五
日始移營賊已先一日西去矣大石橋之役夜半
乘賊零股而襲之旣追及混十萬賊挑精銳鏖鬪
良玉無能難也其所領官兵三千馬一千猶僅如
此至必謙所領陳永福外孔道興一千五百係趙

系完紀略 卷五
枉舊營與羅岱所領朱三才二營皆積年打敗伏者營中好馬僅數十匹盡被趙枉盜去必謙多方設處二百匹而令二弁汰弱卒選壯丁漸補每人非二十金不可欲借五千金與之無一應者至新勇營官兵千餘卽陳治邦先年敗兵暫付與督陣參將江禎署管馬僅三十一匹其何以戰

綏寇紀畧卷五終

綏寇紀畧卷六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清河弟

參定

梁谿門人鄒漪流綺校

穀房變

熊文燦黔之瀘州人五溪好役屬獠丁峒戶故自詡知兵既貴僑楚之蘄水其督兩廣也以閩海招撫功卽其術用之粵寇劉香而惠州三道將受給被執策不効矣無何香歿得褒賞益重嶺表稱富實而熊官南方久珠璣荃葛孔雀犀象日餉遺權貴人與長制

交廣弗徵曰吾爲督撫幸效朱公朱公者川湖督燮元十年臥護西南燮者也上初疑劉香不歿且不識文燦何如人遣某璫名廣西採辦藥材往觀之璫至熊厚筐篚盛帳且留飲十日璫喜語次微及中原寇亂咄嗟無人爲朝廷盡力熊時有酒擊案罵曰此行間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賊至是乎璫起立曰某非往廣西採辦者也啣上旨觀公公信有當世具非公不足了此事某請復命召且旦暮至公宜思辦寇速裝熊殊不意悔失言隨設五難四不可規自脫璫笑曰此數事某見上立請之若主上通行無所吝

者卽公亦不得謝矣熊詞窮勉而應曰諾後特設督餉侍郎及奏事機速不關銀臺司皆此璫本謀也能之僑斬水與禮侍郎姚明恭爲姻妮大司馬楊嗣昌新得上意懼討賊規引一人以自解姚附嗣昌爲相知上所重者兵事兼欲倚熊以就功名言之楊曰此有內援可薦遂奏用焉熊得詔先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爲巴軍而盛募粵人及烏蠻精習火器者一二千以自護弓刀鎧仗甚整九月辦嚴過嶺道廬山謁所善空隱和尚和尚迎謂之曰公誤矣熊諤貽屏人問狀和尚曰公自度所將兵足以制賊死命乎曰不

能也狀則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亦未知何如也公於此二者既不能當賊而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且急其月日一不効恐禍及身矣熊却立良久曰吾欲撫之何如和尚曰吾固知公策必出於撫撫之誠善顧流寇非劉香比慎之熊長跼佛前曰得無恙願以餘年入道請畱山中十日諸將不可既行鄱湖西有流星如火甕赤光燭水風作船桅折軍資士伍多漂沒占不利左良玉宿將專進止提空名奉節制其下與粵兵不和詎曰制府自有親軍安所用吾輩殺賊熊不得已托以南人不能

水土遣之止留帳下兒五十餘人而左軍實不爲之用嗣昌言之上上以馮舉苗有才之邊兵五千人屬之文燦氣稍振嗣昌倡四正六隅之說以討賊也謂耶襄綰要害請撤耶撫以總理兼之勅書既行而皖寇急用形勢駐總理於皖於耶撫又議留奏請前後抵牾兵都給事凌義渠駁之曰耶撫在文燦必不可兼陳良訓必不可不罷宜改總理敕書選賢能以速鎮之可也上允其言用戴東旻爲耶撫於是駐皖之論定而劉元斌盧九德以禁軍至皖文燦之受事也神志恟恟自失疏言兵事宜知彼已馮舉苗有才

續定綱目 卷六
之五千人力不敵再請邊兵且以清野困賊語尤鄙
曰臣至蘄黃見被賊近一歲而野有雞鶩倉有稻粱
沿江饒給盜之招也若盡遷民與粟閉之城中俾賊
無所掠當自退中朝見者無不姍笑卽嗣昌亦建議
非之上覽其奏怒曰文燦特簡受事師期將踰不能
一有所出請邊兵需發而後往是玩寇也命戴罪嗣
昌立引救予以前調真保山西之兵各三千人示不
逆所請又以順上意弗再動邊兵爲兩善而劉盧兩
中官所將禁旅數有功十年十二月之戰斬級千有
七百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舞陽大破賊總兵黃得

功敢戰塵光固間四日三敗之得級二千九百有奇
有旨敘賚文燦未嘗不在行欲引之爲已績上意顧
弗許時天下設三制府以討賊朱大典熊文燦皆有
中人共事善候伺當宁意便奏請大司馬以聲勢相
倚仗獨洪承疇去京師遠無援積勞久忠信自結於
上又能得秦士大夫心廷論多歸之秦寇蹂蜀蜀撫
王維章不能禦陷三十六州縣圍成都二十日蜀王
之墳柏刊輔臣劉宇亮宗人殲於綿竹告家難上逮
治王維章以滇中傳宗龍代之宗龍道遠而蜀帥羅
尚文新受事蜀士大夫遼濶萬里憂家交口怨承疇

縱賊詞臣馬之驊南道御史劉希伯力以爲言楚蜀
相比而嗣昌方尊任文燦其腹心蜀士大夫抑承疇
者卽所以右熊主嗣昌也秦撫孫傳庭頗自許雄略
嫌制府愛惜百姓爲小仁未能定兵食大計於所上
封事微及其端秦士大夫終以洪爲歸傳庭所爭者
國事公忠一體兩人初不知所爲齟齬而嗣昌以爲
得傳庭以支西寇則承疇可得而排也言於上曰今
臺諫責臣不易置朱大典而疑熊文燦爲不足任大
典雖前失五縣念有護陵功卽欲更用視中外諸臣
誰可者文燦在事甫三月洪承疇七年不效論者繩

文燦顧急而承疇縱寇宜有舉劾莫肯一言孫傳庭
近有疏摘其釁瑕且屢爲臣道之矣惟上裁察其時
蜀寇復由徽階以返秦嗣昌意上必譴承疇卽文燦
以新受事可無罪軍期幸以寬上知承疇久勞非文
燦麓疎者比又能爲嗣昌所薦逆揆其情左右之傾
他人陰爲之地變色曰督理二臣俱責成及時辦賊
奈何以久近藉之口乎人以此服上明聖爲不可測
矣當是時豫楚之賊有十五家其後劉國能

闖塌天張

獻忠降改稱十三家馬進忠

混十萬

馬光玉

老狷

李萬

慶

射塌天

羅汝才

曹

惠登相

過天星

賀一龍

革理眼

蘭養成

左金王及順天順義王九家者尤著順天歿順義爲
劉喜才所殺餘衆推許可變

改世

主之又有胡可受

安世

者與萬慶可變同降羅汝材之分九營汝材與

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爲鄖縣四營惠登相與王國
寧常國安楊友賢王光恩爲均州五營其馬士秀杜
應金者不知其所從起皆出自十三家者也文燦刊
招撫之令懸之通都曰心示諭告諸家賊待以不死
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劉國能於隨州降二月十二日
馬士秀杜應金夜半於信陽城下降張獻忠者少從
軍隸總兵王威犯法當刑陳洪範以別將謁威獻忠

等輩十八人已解衣伏斧鑕見陳仰而乞命洪範爲
之請威曰是犯淫掠者三不可赦獻忠縛最後年少
脩幹魁頤洪範目而奇之曰若必不可原者請特賞
此兒威笑而領之曰諾十七人者伏法獻忠鞭一百
免亡而歸關中爲羣盜獻忠天性兇黠狀追思舊恩
每飯必祝之數語其下曰陳總兵活我洪範不之知
也洪範宿將功名在遵永登萊間中廢夤緣中人復
起始與左良玉同討賊年老矣會獻忠新敗豫將羅
岱射之中額其下大饑多散去知官軍中有陳將軍
喜曰此豈吾故人耶訶之良是乃飾名姝賫美珠文

幣以進曰獻忠向蒙公一言以免有大恩不及報公
豈遂忘之耶今遇於此天也願率所部降隨馬足自
效洪範固逗遛畏賊聞之大喜言於文燦承制命監
軍道張大經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道王瑞
旃謀於左良玉謀獻忠至而執之文燦固以爲不可
獻忠時已入穀城據邑以請分屯羣賊四郊文燦命
簡精卒二萬給餉餘散遣之獻忠言部曲皆壯士願
舉軍從請十萬人餉文燦遂巡不敢決 三月上以
御史張任學爲河南總兵任學蜀人粗疎寡學術好
以其官爲矜倨朝士多羞之勿與交爲御史按江北

在兵間罕所條畫移按河南盜燒崇王墳園方切責
上書極言諸總兵不足仗文吏中有知兵可使者其
語率夸誕妄以此嘗上意希節鉞上乃卽用以爲總
兵大沮悔在祖宗朝文武兩用上嫌公卿不任戎馬
特假之以更制易俗顧任學非其人爲御史且不稱
安所得大將材徒以解武夫之體爲賊所笑楊嗣昌
請用劉光祚兵屬之上改用羅岱爲任學親軍是月
也熒惑犯月安民厥火秦撫奏西安大風霾黑氣屬
於天兵刃出火焰聽之有聲羅山光山塢壁數十民
入保者累十萬馬進忠惠登相羅汝材等五家賊推

破之無所遺盤踞息縣長陵光州磔人而投之汝水
水爲赤賊馬光玉等於黃安之大霧山多張旗旛呼
聲震原野麻城蘄州隨州信陽間合境糜爛僵尸相
屬兵侍郎李若星初入朝爲上言之理撫暱而與中
官比巧避文法噤不以聞 四月嗣昌爲剿限踰期
上書言奉職無狀益窺上意在不次用人薦職方郎
趙光忭以自代上慰勞中樞委以察行間諸臣功罪
嗣昌分別奏曰總督洪承疇專辦秦賊者也賊自秦
入蜀數十萬出蜀數萬左光先曹變蛟所擒斬僅五
百有奇賊之損耗蜀人功非秦將士力也承疇云賊

畏秦兵聞兵至卽遁而出蜀夫賊苟畏秦當秦兵之
入涪萬松雅可以東西奔竄何遂趨江油龍北逆秦
軍而與之偕出此謂之畏乎否耶故無功有罪者承
疇是也總理熊文燦兼辦豫楚江淮之賊者也自安
慶出師一月不奏功軍書稽緩臣因請旨督責比舞
陽光山二捷斬馘以數千劉國能張獻忠衆最强能
奉國威靈俾就戎索漸以招納其餘豫楚事殆可就
故有功無罪者文燦是也嗣昌毀譽恣意語失持平
且以常道立爲首功引朱大典與承疇同過而特寬
之謂出承疇上白黑無所別卽上亦知之特以秦蜀

續通志卷之六
事應有責成不得已用其章鑄承疇尚書宮保曹左
二將各奪五官仍討賊而工給事吳宇英從而盛毀
之曰陛下用一張任學天下知勸處一洪承疇天下
知懲其傅會如此 賊在秦蜀界者李自成爲強其
次一斗粟一座城一連營及八隊六隊諸賊洪承疇
由階文返轡逐之前驅至禮縣覘者曰賊由松潘走
臨洮鞏昌乃引而西窮馬力追之賊已出長城入西
羗界曹變蛟率張天祿賈呈芳大戰於羗中左右搏
擊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賊還入塞變蛟再大戰於
洮河方騎置入奏而孫傅庭以賊零隊東犯慶陽突

寶雞徵商雒之兵不至有急書聞兵都給中姚思孝
素知承疇者也亦言西安根本洪以戰洮河誤之疑
非策五月祖大弼報斬及降者計數千秦督捷書踵
至上曰吾固知承疇往洮河非避賊今果有桑榆收
宜益自効 六月楊嗣昌晉東閣大學士仍典中樞
召吳牲爲兵侍郎以御史徐一范爲河南巡按太監
劉元斌盧九德報遂平解圍斬獲三千餘人秦寇由
陽平白水再入蜀蜀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人與蜀
帥羅尚文謀戰守秦蜀不相責望嗣昌毀不行 楚
撫余應桂者伉直人也雅自負顯陵功不肯絀節隨

續定紀略 卷六
文燦委曲劉國能張獻忠之降皆在其地嗣昌心雖不合陽交厚之既與文燦議相左恐其撓成局會茶山合擊賊之佚而出者在楚部分文燦坐應桂以後期誤軍上雅知應桂其信之不能如承疇嗣昌又從中驗正其罪竟下吏以南尚寶卿方孔炤代之馬進忠羅汝材十三家之賊聚南陽文燦與監撫集議裕州專意招撫下令民殺一賊者償死賊不肯弭服者齋牲酒金帛隨之其撫也名曰求賊賊蹂豫界者甚於楚勿效姚思孝好面觸嗣昌等言於上曰賊入楚則叅楚撫以卸罪賊入豫則聽豫撫以敘功可乎

張獻忠與劉國能有隙國能之降也頓首曰愚民陷不義蒙明府湔拭更生願悉其衆上幕府軍簿身入麾下盡歿力獻忠怙強竊邑不肯放兵曰予我十萬人餉爲郎襄荆三郡扞圉長保無警可也獻忠險而狡制府檄至捧手再拜見使者噫嗚流涕誓捐糜文燦及林銘球皆信之爲請銜開餉得上許文燦卽以六月餉給之獻忠具軍狀備調遣旣而命推官程九萬等調其兵檄之者三不應余應桂坦中而疎先是言於文燦曰獻忠惡已有端可先未發擒也有漏言者獻忠知之公移文郎撫東旻肆其桀驁曰公等疑

我以余書爲徵語甚悖文燦以之再糾應桂且曰南
中人譁傳獻忠反如應桂等倡流言挑構柰國事何
上乃下其書於刑部并按之文燦知上將以安新附
於應桂必重論而獻忠桀黠終慮反覆此書可以歸
獄事成則已收其功不成則彼開其釁朝士浸寃應
桂而謂文燦已甚嗟乎陷人以自免適趨禍耳 七
月豫撫常道立報功不以實上命巡按御史徐一范
核其事道立持軍不整饋遺供頓邑索千金久駐襄
城陽言遮捍睢許實貪其無賊會議裕州潛師唐泌
間待賊入桐柏山而後動賊有殿軍未盡候者傳曰

賊至懼而顛左右掖之始上奔避民舍兩齒相擊陳
永福曰無恐命嚴陣以待賊果不犯乃定初本依總
理以持祿旣憂撫局必敗後且并坐欲先事微見異
同張虛捷以誑耀於上自明有意殺賊於理臣所策
不甚附大司馬惡之卽令劉盧中官案劾而臺諫因
發其所報首功及月日不相中禮給事中解學士推
舉隱情曰臣知道立之始也以畏賊之心轉而畏罪
繼也以貪財之念不免貪功又曰理臣以一隙之疎
委咎於楚撫豫撫以全局之壞歸怨於理臣此人臣
不忠之計欲以免後責逃餘咎無同心并力爲國立

續定綱目 卷六
十一
効之意上以道立駕下如此何以得用命推求舉者
嗣昌前兩月特奏其功疏在御前不能有以對也
先是上見文燦爲人多易敢大言而無實遣刺事者
訶之具得其狀下詔書譙讓之曰三軍所重惟威與
斷熊文燦事權在握諸將多逗遛養寇郡縣之被賊
者相與隱匿不言不能嚴賞罰行刺舉在軍中徒盛
氣謾罵恣睢浮淺何以御人且進止機宜輕言寡斷
軍之所大忌也如不懲改欲以身試法耶上於秦督
用璽書封蜀人所上章示之并以諭曹左二帥曰廷
臣言秦將吏死亡多皆有狀朕以行間暴露良苦姑

貫其罪今洪承疇五月不能平賊展期一年一年者
謂今冬耶抑何時也詔書恩貸不可數得宜速以時
進兵兩人得讓皆悚懼八月承疇與傅庭并兵逐賊
大戰於申宜者移日尋遇賊邠寧間身自陷陣獲其
渠皆俘之餘黨尚盛豫賊馬進忠馬光玉毆宛雒之
衆將其輜重箕張而西叩關思入關吏傳遞曰賊來
甚衆將士或失色傅庭按劍怒曰逆徒自來送死可
勿擊耶乃辭承疇東出關嚴陣以待賊徂於便利驟
見大軍而驚恃其衆前開傅庭麾士擊之賊拔營還
走傅庭意豫撫必移軍犄角而理臣偕鄖楚二撫或

營其前或絕其後則我之取混珣可以百全既久期不至而秦將士亦疲乃收其卒傳諭商維朱陽蘭草諸隘無令得入而已科臣李清李希伉御史羅起鳳皆以尤文燦及道立坐失事會而豫士劉之鳳等力言招撫非策上亦見關中兩臣剿撫有成畫文燦絕非其比矣 九月熊文燦次於襄陽賊分踞鄖襄諸險諸將晨請曰數月來招撫不決今將吏憤踴致命肯令秦人獨擅其功耶文燦謀分其兵乘便掩襲盧九德曰不朕兵分則力薄一處失利全軍必搖莫若厚集一路并力擊之勝則餘衆瓦解矣衆曰善乃以

道臣張大經

貴州舉人武昌同知以盧象昇監紀陞任

監左良玉陳洪範

之軍通判孔貞會監滇兵副將龍在田之軍擊賊於雙溝營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初盧象昇調龍在田之兵以剿賊於九年九月內至襄而象昇以入援行鄖撫陳良訓請收之尋奉旨屬之文燦數有功因禁旅至襄親病懇求還里上不許賊羅汝材率其衆九營去之均州李萬慶率其黨三人逸於光固自文燦出師以來雙溝之捷爲第一其後汝材萬慶降獻忠不遽叛皆此捷有以持之也 十月洪承疇謀於傅庭曰自吾與賊戰於羗中戰於洮河北再遣馬科賀

續定綱目 卷六
人龍追之於陽平白水李自成勢窮蹙必奔潼關公
能於其地設爲三覆以待俾吾蹙而致之可一戰擒
也傅庭乃於潼關原依丘阜蔽林木每五十里而立
一營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賊奔入伏中亂相蹈籍
我軍驍雄跳盪無不一當百飛走路絕遂無所逃其
幸免者或棄刀與騎迸逸漢南之山中村塢山民又
預奉督撫教令用白梃遮險遇輒捧殺秦賊遂盡降
者猶數十萬委仗如丘陵或分隸鎮將或散歸農畝
李自成妻女俱失從七人遁走是時曹兵最强各鎮
兵皆依之以爲固賊聞曹將軍至卽破膽不敢復進

變蛟每戰輒數日不食與下同其甘苦又能收降人
爲之用嘗得李自成中軍周山厚遇之倚爲親信臨
陣山必以身當賊曰我在若何敢爲卽錯愕散去初
奉上手敕副將張天祿賈呈芳言於變蛟曰上督吾
曹切今秦賊有八吾輩任其三衆帥任其五庶功罪
有分曷不告之督師變蛟曰賊不出三月盡矣安用
告爲已潼關原一戰遂奏蕩平計期尚在兩月諸將
以此皆服是月也總督剿餉傅淑訓謝事卽家起張
伯鯨爲戶部侍郎代之十一月京師有急上召孫
傅庭洪承疇入援而羅汝材懼於雙溝之敗率九營

賊從鄖陽淺渚亂流而渡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繼政求撫繼政移咨總理文燦許之文燦疏言臣於射革順徇四股主剿其餘九股主撫今汝材輸誠已真請赦罪授游擊將軍從征備調得旨允行汝材猶豫不決房縣知縣郝景春單騎至其營與汝材及其下白貴黑雲祥咬血盟明日汝材率所部詣軍門降文燦令諸將宴之牲牢餽糒甚設汝材分保房竹上保四邑文燦檄之從軍立功汝材言不願爲官并無所事餉願爲百姓受山田以耕穀城張獻忠與汝材逢爲聲援獻忠部賊時出野外行掠知縣執之以告其

營將始猶少寘之法旣而掠愈甚之鈿往告皆不聽且曰上司不給餉借餐耳得餉自止由是村民逃徙盡遂略及闐闐稍拒恡迎刃相向殺數十餘人一城爲囂耶撫戴東旻奏曰羅汝材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田此帶刀以耘一有勃稽卽挺而起耳張獻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難與久處不過謀分居民東作飽食休甲以伺吾釁若兩部俱動荆襄之禍不知所終矣以臣愚計之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阱獸圍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鄖郢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乘其不意銜枚疾至打張燕於黑山

燒曹操於赤壁豈不快哉 時孫傅庭已陞兵部添設侍郎聞其至真定卽用之代張其平駐尋加副都御史賜尚方劔提督援兵而洪承疇率陝西總兵左光先臨洮總兵曹變蛟兼程入援劉元斌盧九德禁旅北歸朝廷知文燦獨力不能平寇遂誥其謀勿用十二月上以陝西左布政丁啓睿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豫撫常道立調左良玉於陝州賊乘盧氏虛遁入內浙熊文燦糾之上命御史徐一范核實定罪是月也賊馬進忠等營於信陽之龍井店斬水之六廟柴家河松山馬光玉等營於蘄黃羅田之交

境曰三里坂口詭乞降以其間破滴水巖楊家寨二十四日河南許州兵變初馬士秀杜應金降左良玉以其衆八千人命知許州董夢蘭處之郊許大州也左寄孥與賄諸將財物多在焉左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軍中僞請急其日傳左軍號入城夜半兵從府第出燒南城樓刦庫殺職官數人挈其貲投李萬慶董夢蘭逃以免三十日李萬慶營於麻城之東義河 十二年巳卯正月朔李萬慶於信陽之游河與官軍決鬪初六監軍武昌道袁繼咸率辰營兵擊馬光玉等於白雲寨却之初十日李萬慶營於應山之

四望山黑山寺翼日移於德安之千石吹馬光玉營
於黃陂之木蘭山柏木港楚撫方孔炤率官軍分道
逐賊十七日馬光玉等在信陽州營於北欄杆店又
西移平昌關瓦營官軍與戰勝之 十九日上命洪
承疇總督薊遼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俱原官
編修張縉彥改授兵科都給事中 二十五日豫
撫常道立革任 二十九日以寧夏巡撫鄭崇儉爲
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山西叅政李仙風爲河
南巡撫 二月楚撫方孔炤提兵逐賊於木蘭山大
破之以陝西按察使樊一蘅爲寧夏巡撫 總兵左

良玉率新附劉國能入援至真定詔賜良玉銀三十
兩還師河南討賊 以御史王倓按陝西高名衡按
河南 保督孫傳庭初入援獨先至不得朝京師坐
軍事得公譴至是忤中官降旨切責洪承疇在道軍
多逃以是月二十九日始抵三河有詔逆勞左光先
以下三軍人有賞而命承疇來陛見傳庭快快滋不
悅 左良玉援兵過壩頭吳橋大掠太監盧九德疏
其罪上以干軍紀大怒令戴罪務擒首惡正法 三
月上命劉國能從征立效手詔諭兵部予以官其下
有功者分別陞授張獻忠能率衆圖功者視此 督

餉侍郎張伯鯨以寇漸平餉重請汰兵詔弗允張
任學同其中軍羅岱以下官報入戰八克任學不知
兵假小利塞咎尋以岱失事貶秩上召嗣昌問曰
卿以陝撫丁啓濬何如人嗣昌曰秦督撫承疇傅庭
與之共事久皆稱其才必可用上頷之因進曰知人
實難耶撫戴東旻前在河南監左良玉軍爲著節勞
臣今撫鄖功效不進上曰苟知其不可宜核之因論
誰可任保督者時孫傅庭以病請忤上意思易之矣
嗣昌曰傅庭材可惜雖有罪宜激使自贖今易傅庭
難其人洪承疇於二十九日召見亦以傅庭請上默

朕史可法丁父憂戴東旻解任以淮陽道鄭二陽
爲皖撫監軍道王鰲永爲鄖撫戶侍郎許世蓋乏
興與其屬俱下吏械繫之河南盧氏舉人牛金星
以不法事論戍邊金星通賊有跡主者鬻獄故減死
是月也滇營副將龍在田大破賊於固始獲級三千
五百信陽道宋一鶴置董毒誘賊賊中而死者千人
總兵左良玉破賊馬進忠於鎮平關進忠降良玉
同副將劉國能再破賊李萬慶於張家林七里河萬
慶降賊順義王爲其下所殺先是汝南道言射賊李
萬慶西行熊文燦檄左良玉移軍新野由郭灘趨南

陽賊保唐縣姚梁相拒我兵分爲三金聲桓白我志
傳定邦居左李佑何日德何大傑陳光裕居右王修
政許謙亨甯崇節居中左翼迎頭截擊賊敗突入三
山追奔五十里王修政武力絕人將中軍乘勝趨利
挾雙矛躍文五溝馬足陷於淖羣賊攢槊刺之傷於
胸墜猶手刃數十人廼殪賊狡每乘官軍之勝徼極
而擊之謂之打倒翻官軍不知墮其計修政一軍殲
焉文燦收二營卒而止再檄良玉蹙賊至內鄉賊在
赤眉城四平岡依山結壘願言率服良玉謀之文燦
恐其爲誘兵乃調豫將陳永福羅岱齊將將聲桓發

鄧州歷南陽會於賈朱副將劉國能並進由張家林
七里河分擊賊賊奔遣國能二十騎往偵且諭之李
萬慶以五十騎馳而下我兵抽矢注欲下馬拜
見國能而言情遣其副朱國強見左口陳欲歸命久
有于汝虎者故許州叛黨恐見誅倡異惑衆願縛之
以爲信二十三日反接汝虎降而處於內鄉城下者
四千人初諸賊自潼關爲孫傅庭所挫混賊馬進
忠稍衰止推射革順狃四部而射爲尤勁旣進忠與
萬慶相繼服馬士秀杜應金之反於許州者再自歸
諸管傅相恐動有劉喜才者乃夜取順義王之首歸

於信陽道宋一鶴餘黨推許可夏主其衆文燦疏言臣兵威震懼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惟革左及馬光玉三部未伏厥辜可歲月破也五月上以四川叅政邵捷春撫蜀蜀故撫傅宗龍召入爲兵部尚書而楊嗣昌解樞務還內閣佐理嗣昌揚揚德色以薦文燦爲知人一時公卿且謂天下無賊無何張獻忠於穀城反獻忠之初入穀城也新野丁舉人之媚婚於河南在塗爲獻忠所得而生子獻忠卽邑紳松江守方岳貢之虛第以頓其孥方爲守有清名獻忠移書謂之曰使人人不愛錢如公獻忠何自作賊丁舉人

入與相見理撫厚遇之結獻忠心有瞽者王又天善星學監軍道張大經客也文燦檄大經入穀城爲監護以又天從獻忠取已與其子干支示之又天再拜賀屏人請曰此貴不可言獻忠輒心動穀城舉人王秉真者詆奇士出入軍府無禁諸生徐以顯者陰譎無賴進獻忠以孫吳兵法造三眼鎗狼牙棒埋伏連弩團營方陣左右營諸法在穀城二年操演賊僭號用爲左丞相獻忠大歡樂之頗用其計謀穀城城下有河漢沔所匯處獻忠立關梁徵其稅月辜校數千金陳洪範軍士獲義武營關防於草中請卽以給獻

忠兵都給事張縉彥持不可於是獻忠益驕要挾無厭知穀城事阮之鈿風以禍福曰公獨不見劉將軍乎此赤誠之效也之鈿雖不肖上書以百口保公朝廷宣騰詔書待公以不歿輓車奉饗絡繹在道有何疑忌而復自蹈不義耶獻忠積猜恨醜言詈罵之鈿憂憤成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朕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之鈿起家薦舉蓋自知不免云末書穀邑小臣阮之鈿拜闕恭辭自是不出視事五月初六日獻忠毀城劫庫放囚之鈿飲鴆未絕賊令馬元利索印之鈿搖手不與旁兩賊揮刀刃

之之鈿歿家人出印賊縱火焚衙舍之鈿骸骨爲燼陳洪範所遣將馬廷寶徐起祚助防穀城者獻忠脅之去文燦密疏聞張縉彥駁之曰張獻忠包藏禍心無愚智皆知之文燦受賊給弄日爲之請頒階開賞而於殺人越貨之跡巧辭匿飾有發覺其謀者屏弗使聞今賊一逞其哮闕之鋒斬關喋血竄入錫穴之中爲總理者宜自庸及濮分兵追捕比見御前所下密奏至謂獻忠鈔奪咨怨理臣之任事不力必如張大經請月餼之粟以饜其貪是可從乎不可從乎乃若攻州奪郡之雄而曰漏刃破膽奔山騰谷之勢而

曰鼠竄路窮擁強兵負異志而曰反形未露不便先
圖屠民城殺官吏而曰假命須臾無難縛取恢飾不
倫欺朦已甚臣不能爲理臣解也上乃盡削文燦所
領官冠帶辦賊自贖嗣昌疏言國家改置重臣兵餉
必從新區畫方當左支右吾萬難更始故就見局責
成不意竟負委任深以不早易總理爲已罪而獻忠
之出穀城也攻房縣甚急鄖屬四城灌莽獨房縣以
才令郝景春召民收保山城粗完羅汝才依之以解
甲耕屯爲觀望獻忠曰吾必約汝才同反朕房不破
汝才反不決也景春子諸生鳴鸞力萬人敵聞穀城

變謂其父曰吾城當賊衝羸卒二百何以守擐甲過
汝才營曰君不念香火盟乎毋從亂汝才唯唯鳴鸞
見其目動曰此不可信歸而與守備楊道選授兵登
陴先斬賊前驅上天龍於城下遣間使縋城求援於
文燦凡十四往不報五月二十五日獻忠騎大至守
者乘堙瞰見獻忠兵白幟汝才兵赤幟俄白與赤交
馬語白乃麾其衆分之一從北遶而西攻西城一從
東遶而南攻南城曹營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但以
城讓汝曹者開門相見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張大經
檄諭降景春怒罵之勿應鳴鸞且戰且守相持五日

夜發大礮下礮石擊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鳴
鸞積薪蕤鏤油下灌之斃又擊獻忠傷左足殺其所
愛馬兵民益奮景春用間入賊壁陰識獻忠所臥帳
密計夜襲擒之郟陽衛指揮張三錫者文燦向所遣
以處分降衆者也宿與汝才通三錫守北門汝才之
舊屯在其外二十九日汝才遣人揚徽而譟曰南城
陷矣守者驚潰三錫開門揖汝才入城陷張大經欲
得景春分其惡使汝才說景春降不應獻忠問曰倉
庫銀米安在大叱曰死賊倉庫有物城豈爲汝陷乎
賊怒殺宋典史又殺一守備欲以懼景春不爲動與

其子鳴鸞俱被殺義僕陳宜亦死是時道路傳九營
俱反均州新附之衆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強憂爲
所并會議日中不決王光恩獨奮曰丈夫自立門戶
耳今獻忠反我輩亦反是下之也卽公等能我恥不
爲諸校皆慚狀應曰善顧左右坎牲盟光恩遽嚙將
指出血曰此不堪軟耶王國寧亦出其指血惠登相
嘗國安楊友賢以次從均州之通房竹者要地三王
國寧願守分水嶺嘗國安願屯江廟惠登相願占白
菓樹約曰獻忠至者卽逆擊勿使得佚六營中惟三
堵地餘王光恩楊友光恩爲牘上制府某等不反乃
武自強祇爲其輔

擊爲反者也。非禁訛言分逆，順定軍心，均州太監李維政上其事已，而五營亦與於亂。惟王光恩不從，最後王國寧嘗國安從，閣部討賊而惠登相事。左良玉有終始，未必非王光恩之言有以發之也。癸未年自成攻光恩爲所敗，鄖撫徐啓元守道高，斗樞鄖邑柴孝廉招光恩入鄖，同守自成從襄陽來攻。二年有半而不下，且累爲所挫，秦豫楚皆破而鄖獨完。金曹志

徐啓元墓曰：啓元字貞復，別號望仁，遼東人。壬子舉順天鄉試，已卯授鄖陽同知。壬午，李自成從白馬洞渡江，攻陷襄陽，移其軍攻鄖。我師殺三千餘賊，乃去。癸未二月，劉宗敏以五萬人來攻，凡七十日不能下。賊築麥臺四十五座，高平城架砲內擊。五月三日，我師用火箭燒其臺，殆盡始却。已而秦督師敗，自成入關。秦楚皆瓦解，鄖獨堅守。乃用啓元爲鄖撫，治而自成以甲申正月遣驍賊路應標等來攻，凡四十七晝夜。三月又益兵萬餘人，不能破。五月又令賊武寅臺二人至城下要盟，啓元卽城下斬之。賊退營楊溪舖，別築土城自守。十二月六日，我師進薄土城，先期遣人入其營舉火，內外夾擊，賊窘急開東門遁去。賊帥路應標殲焉。余按啓元之功，凡皆光恩力戰所效也。因附記於此。是月也，上以登撫

楊文岳爲保督，李昌齡爲延綏總兵。六月，馬爌馬

科、李國奇、官撫民四人先後充總兵。爌、天津科、山海皆以前討寇功。國奇、陝西撫民，寧夏國奇尋以兵亂，鐫級收戍。命孫傳庭戴東旻各下獄。孫托疾欺罔，東旻梗撫議，同金吾騎逮治。張獻忠據房縣，窺襄聲走興安，漢中逼秦蜀。文燦請以楚撫孔炤防荆門，當

擊爲反者也幸禁訛言分逆順定軍士心均州太監
李維政上其事已而五營亦與於亂惟王光恩不從
最後王國寧嘗國安從閣部討賊而惠登相事左良
玉有終始未必非王光恩之言有以發之也癸未年
自成攻光恩爲所敗鄖撫徐啓元守道高斗樞鄖邑
柴孝廉招光恩入鄖同守自成從襄陽來攻二年有
半而不下且累爲所挫秦豫楚皆破而鄖獨完

徐啓元墓曰啓元字貞復別號望仁遼東人壬子舉
順天鄉試已卯授鄖陽同知壬午李自成從白馬洞
渡江攻陷襄陽移其軍攻鄖我師殺三千餘賊乃去
癸未二月劉宗敏以五萬人來攻凡七十日不能下
賊築麥臺四十五座高平城架砲內擊五月三日我
師用火箭燒其臺殆盡始却已而秦督師敗自成入

金曹
材志

關秦楚皆瓦解鄖獨堅守乃用啓元爲鄖撫治而自
成以甲申正月遣驍賊路應標等來攻凡四十七晝
夜三月又益兵萬餘人不能破五月又令賊武寅臺
二人至城下要盟啓元卽城下斬之賊退營楊溪舖
別築土城自守十二月六日我師進薄土城先期遣
人入其營舉火內外夾擊賊窘急開東門遁去賊帥
路應標殲焉余按啓元之功凡皆
光恩力戰所效也因附記於此

是月也上以登撫
楊文岳爲保督李昌齡爲延綏總兵 六月馬曠馬

科李國奇官撫民四人先後充總兵曠天津科山海

皆以前討寇功國奇陝西撫民寧夏國奇尋以兵亂

鐫級收成命孫傳庭戴東旻各下獄孫托疾欺罔東

旻梗撫議同金吾騎逮治 張獻忠據房縣窺襄聲

走興安漢中逼秦蜀文燦請以楚撫孔炤防荆門當

張獻忠格 卷六 后

陽鄖撫鰲永防江陵安遠巡撫啓濬蜀撫捷春各嚴
兵於其境而秦督崇儉主提師合擊秦三鎮兵多隨
洪承疇北行惟柴時華中道還甘肅崇儉以變蛟請
上不可崇儉檄延寧兵及時華皆不至李國奇駐秦
川經汧隴抵咸陽取道近崇儉以十三日於西安出
師士馬單弱倚秦劉軍如左右手國奇以一千人趨
命而步卒八百殿大噪於略陽剽瑞王國租一萬兩
國奇旣以事見殲七月上乃用故總兵張天禮於陝
西代左光先梁甫於臨洮代曹變蛟曹左所將卒在
薊思歸變蛟逃者四十三人光先逃者六十一人馬

科亦秦將逃者百人皆選將挾兩馬而馳出境云投
賊崇儉以六月二十三日至咸陽踰月抵興安關中
惟賀人龍兵最強崇儉畏其跋扈不用時上方憂秦
督爲失職猶冀文燦復穀城之恥故且勿治而張獻
忠以七月二十二日去房縣二十六日左良玉偕豫
將羅岱率兵追之良玉易岱爲前軍而已隨其後去
房八十里爲羅狹山軍乏食摘樹葉爲糧賊伏兵山
咀中以待岱與副將劉元捷分兵進劉從左羅從右
兩山草木稠雜伏四起岱馬足挂於藤而止抽刀斷
之慶而復進棄馬登山賊圍急岱箠中有矢數十發

之賊多傷矢盡被獲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
棄軍資十餘萬士卒死者萬人事聞良玉以大帥輕
進折衄貶秩三等張任學失中軍益不足任姑落職
文燦首爲穀城事而再辱國軍料理候代上早有意
誅之矣 八月太監劉元賓總兵孫應元黃得功副
將周遇吉等大破賊馬光玉於浙川之吳村王家寨
許可變胡可受以其衆於浙川降初馬玉於吳村詭
乞撫陰窺渡漢江以應獻忠浙川令郭守邦知其中
許可變胡可受有善意遣邑諸生王作霖挑與語可
變隨霖夜至處之東關胡可受爲光玉所持約未定

應元得功從鄧州趨內鄉掩賊背遇吉與副將張一
龍刁明忠分路別擊文燦遣陳洪範以兵來會二十
四日至小黃河口叅將馬文豸偏裨曹雄張召等力
戰胡可受敗登山而呼曰始與許王約降者我也將
軍至今歸命遇吉遂駐馬受之而應元得功以二十
七日進兵王家寨南北兩山賊分壁其上石壘木樵
相聯不絕應元率叅將馬文豸戰其南得功率副將
林報國戰其北豫兵嚴遏鎮平之華陽關賊不得逞
大敗斬首九百五十有八光玉遁走元斌以九月四
日至浙川露檄除兩人罪予官選銳卒四百給以糧

疏入侈其功謂大非穀城比時楊嗣昌既受詔督師矣文燦聞發代憂於見及而喜有此捷也顧謂陳洪範曰賴公浙川之功可以紓歿洪範聊應謂朕文燦之革任糾自豫按高名衡有監軍孔貞會者文燦所表用名衡再核之重言其以撫愚理臣也嗣昌在道中僂而與之爭且微揆上指輕重曰流寇支蔓不可勝誅熊文燦受命以恩信納降料理楚豫江淮十得六七獨獻忠再叛八營惶惑遂搖西附以敗垂成之功今以一眚廢置并所用之人而訾警之庸得爲通論乎文燦則自奏辨曰臣以十一年春舞陽大捷提

兵逐賊首尾兩年斬馘二萬散協從十萬餘人其魁帥如劉國能馬士秀杜應金皆受朝命爲官而馬進忠李萬慶劉喜才許可變胡可受等已傾心革面矣獻忠僥狡鄉化未醇臣固憂其難制屬去冬京師告急邊兵盡行苟不聽其約直鼓行而前耳臣恐中原擾動不得已而許之俾國家撤備於漢東而後可措摠河北今廷論之責臣者誰有知之者哉初上以五案失事於督撫諸臣不少假貸武臣中如祖寬倪寵李重鎮皆楚豫宿將也寬有朱龍橋之功竟重論文燦知上用法嚴恐不免故先自言上以臨敵易帥且

遲之比度嗣昌到軍而收者已出國門矣文燦之入也道經蘄黃姚明恭初附嗣昌薦文燦者得相且歸矣文燦與之言亦以已未必誅迺陳洪範與穀城之謀中官爲之請得移病文燦繫急某璫名廣西採辦者已前歿遂棄市而余應桂貫罪復用戴東旻竟死獄中文燦止一子依明恭張獻忠破蘄水亦殺空隱云

外史氏曰穀房之釀亂也固矣十三家之賊半就戎索而劉國能李萬慶等始終弗貳此非楊鶴之金鎖關陳奇瑜之車箱峽也且中原寇禍論大勢惟此時

爲少衰觀乎張伯鯨減餉汰兵之請亦可以見矣得毋文燦尚自有功乎曰否否昔漢武之下南越也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楊僕爲樓船將軍樓船將精卒挫粵鋒以數萬人伏波僅得罪人千餘道遠失期徐而與之俱進其至番禺也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伏波乃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日暮粵人不知伏波兵多少樓船力攻燒敵反毆而盡入伏波軍中又因降者以知呂嘉建德所在跡得之以此益封其校尉皆侯而樓船僅以陷堅得封而已請取今事比類觀之孫傳庭曹變蛟渭南之戰咸陽北

原之戰此樓船之陷尋愜破石門而燒番禺城也劉國能之於隨州李萬慶之於張家林馬光玉許可變胡可受之於浙川此粵人不知伏波兵少盡毆而入其軍中者也文燦亦何力之有焉語曰天道十年一變賊發難以來十年矣前賊之長計在奔得志在掠今也關箱聚落之殆盡剽略無所得食而部隊之分者漸以合捆載之輕者亦以重聚謀改計欲於山川阨塞之處規取二三大郡以資其餽糧休其生馬廼見我之備未盡弛彼之力未能克則且前且却以睥睨乎其間故彼之伏而思逞者謀甚狡而氣甚擊此

時事之大可憂者詎得謂賊勢之少衰哉若夫我將吏之擁兵翫寇因循者踰十年之久而異才忠憤如曹變蛟黃得功輩稍稍間出賊固已不能無忌且賊秦人也自其渡三晉過河南奔走萬里必以秦爲歸今秦師大克不敢復叩關西入彼轉鬪數載功業無成而鄉里道斷能無倦而生悔乎其初刦於饑寒而懼於誅戮今見朝廷果有意招之且內料同類猜嫌勢必自相斬殺何不蚤乘此時臣事天子而顧甘心爲賊故劉國能李萬慶之去逆效順較之穀房之徒其撫同其心不同如駕馭得宜必轉而爲我用非僅

續寇紀略 卷六
不叛已也此又時事之大可爲者矣夫合天下之謀
盡十年之力以圖賊今其可憂與可爲者決機於十
一十二之兩年苟得其人卽剿功可成而撫局得就
乃不幸付之貪庸躁怯熊文燦之手以至於甚敗嗚
呼洪承疇孫傳庭其不主撫者也朕此兩人者在關
中而穀房安去關中而穀房叛剿撫皆因舉足有輕
重若文燦者詎足爲有無耶朝廷之失在用文燦而
剿撫垂成之秦督撫又移之辦它事危亡之局實決
於此噫嘻孰非天爲之哉

綏寇紀略卷六

終

德